

史鑑卷之十

臣道第八賢臣

韓琦爲相英宗即位得疾曹太后臨朝左右構讒兩宮成隙琦極言切諫調護如初英宗疾愈琦請太后還政亟命撤簾英宗疾甚琦請立太子頴王頊神宗即位王安石進用琦懇求罷判相州安石變法琦在相州言青苗錢不便上不從即命散給之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居郡八年而薨上篆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琦天資忠厚辭氣雍容人未嘗見其憂喜輕財好施家無餘貲其待士無貴賤禮之如一荀公論所予雖素所不悅必用之於事惟視義如何不私於己其度量猶郭子儀裴度子四人忠彥粹彥純彥嘉彥

富弼自汝州入見神宗問治道弼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惡又問此事曰二十年未可用兵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弼言新法不可累表求去薦文彥博上曰安石何如弼默然弼卒遺表曰忠諫路絕諂諛日聞宮臣不可將兵其利之臣爲國生事西事可憂宜詔其改心效順弼早有公輔之器名聞夷狄遼使至必問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不忘朝廷薦王質王素余靖吳奎皆知名士德政與韓琦相方云封鄭文忠公

文彥博與富弼並相上曰古之命相或夢或卜今命二相豈不賢於夢卜哉彥博爲人凝簡端重契丹使至見之曰天下異人哲宗之初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之上十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事居洛與富弼結耆英會雖端謹而顧盼有威事四朝更二府爲將相五十年英傑之譽聞于四夷封路文忠

公

歐陽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善訓居兩府七年與大臣主國論好別是非多怨非英宗曰脩性直不避衆怨疾五季文弊慨然學古上宗韓愈大變士習受詔脩唐書五代史法嚴而辭約用春秋法師其意不師其辭文章政事拔萃超群今之韓愈也封楚文忠公

蘇洵與二子軾轍至京師謁歐陽脩上權書衡論機策授文安主簿纂脩禮書安石名曰盛洵善辨姦論曰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人之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豈其情也哉斯人不用吾言爲

過孰知禍之至此不然天不將被其禍而吾獲知人之名悲夫
洵歿安石用事其言大驗惜洵不求其年不究其才使得時得
位必有大過人者號老臭

司馬光位重保衡學傳道統德全仁義功蓋乾坤不與安石同
朝則可與伊傳周召房杜姚宋同芳不朽矣天不祐宋如此於
書無不讀文辭宏深有西漢風博極群書不喜佛老

呂誨為御史中丞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
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數其十事司馬光稱先見不
如呂誨安石初執政誨已劾之誠哉明矣

范鎮知諫院仁宗未定儲鎮面請者三上章十九待罪百日頃
髮為白為翰林學士言新法不便辨蘇軾誣敗私鹽辨孔文仲
對策直言被罪極言青苗重斂困民不從懇求致事

吳奎參政中書有輔立先帝之功

唐介參政中書與安石爭新法憤悶發疽而卒

趙抃知諫院爭新法安石怒曰坐不讀書抃曰臯夔稷契何書
可讀入參大政言不聽出知杭州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天不
告不為知越州旱蝗米貴禁增米價抃任其增價米商輻湊價
因以賤歷官所至琴鶴自隨謚曰清獻

王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為哭於影堂督責曾布誤惑安石為
翰林卒士嘗吹笛安石曰請卒士放鄭聲安國曰願相公遠佞人

呂公著為相持正講學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欲薄滋味人不
見其疾言遽色無窘惰容世俗紛華淡然無好識慮深敏苟便
於國不計私利害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御
前議博取衆善以為善所守毅然不可奪詔議肉刑堅不從其

忠直如此此

呂大防與范純仁同心輔政至人朴厚忠直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政府八年始終如一

范純仁為相濮守吳處厚言蔡確作詩誹謗臺諫請誅確純仁堅不可又欲貶確嶺南純仁曰此路荆棘八十年奈何開之吾輩恐不免章惇用事貶削純仁寬簡勤儉任子思先於疏族卒後幼子五孫皆未官其謙讓清謹如此

劉安世為中書舍人面折廷爭號殿上虎為章蔡所忌太后亦憚之由黨禍貶謫歷循梅高新雷化竇七郡皆死地安世絕欲養性處之恬淡竟得北還

傅堯俞為中書侍郎皇太后曰傅侍郎清直一節金玉君子也劉摯蘇頌俱為僕射貶黜而終于黨禍

王存為吏部尚書不為詭激而遇事有守司馬光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王存

韓惟為門下侍郎

蘇軾博學通經從歐陽脩學古文為安石所惡不大用為翰林學士被章惇請貶嶺南

蘇轍門下侍郎軾之弟軾著論語尚書周易解轍註詩春秋刑論史記為古史

范祖禹翰林學士平居恂恂不言人過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借每進講列古義參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為章惇所斥死化州

陳瓘瑩中為左正言劾章惇誤國劾向宗良兄弟藉太后希寵効蔡京廣布腹心愚弄朝廷言王安石日錄辭多訛詆燕州

著尊堯集辨安石之誣神考為堯恭京章傳雖待確厚而確不
阿附之諸公為確斥姦不避死曰彼舉爾所知吾為仁由已號
了翁

江公望為左司諫與王縉並以風節著嘗白榻前一磚地乃臣
子對君父極言天下事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庶可
免矣

任伯雨為右正言劾章蔡半歲百八疏

鄒浩為吏部侍郎以黨例黜楊時稱其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
遇事接物如虛舟而堅挺如精金美玉不可磨磷

龔夬為殿中侍御史劾蔡卞曰妾謂盡得安石之學以欺朝廷
參預朝政望重黜之

豐稷為司諫例黜召還徽宗惡其剛直曰詆毀神考豐稷第一

張舜民其次

張舜民為右諫議大夫在職七日上六十餘章曰庸將而御

老師役飢民而爭曠地

楊時中立為諫議大夫敷陳時政得失遷工部侍郎兼侍講陳
說古今治亂號龜山先生

胡銓邦衡為編脩官秦檜主和議銓上疏曰陛下屈膝則宗

廟社稷盡汙夷狄天下衣冠盡為左衽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
犬豕使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願斬

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青虜使之無禮徐興問

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寧
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貶新州金人以千金購書見之大驚

檜死召還官資政殿學士邦衡雖無攻城略地之功而有匡主

范氏之策王庭珪民瞻作詩送行貶新州十九年晚歸任敷文閣學士

陳康伯為相高宗曰卿靜重明敏語不妄發真宰相也金人入戶康伯曰陛下幸闕越大事去矣中使持御批云虜未退且散百官康伯焚之孝宗呼丞相而不名曰康伯有器量從容不迫可比謝安上書碑首曰旌忠顯德之碑

陳俊卿為吏部尚書曰君臣之分雖嚴情不可不通上曰朕有過卿宜盡言入參大政勸上親忠直抑佞律肅紀綱講軍務寬民力時兵官不見執政俊卿請召見與語察其才智由是兵政復歸中書與虞允文並相允文欲遣使至金求陵寢地俊卿不可竟不復得地曾覲王赫甘昇嬖倖盤結士爭附之俊卿言覲招權納賄上遂疎覲俊卿其賢矣乎

虞允文金亮入寇允文為中書舍人至采石犒師虜將渡江諸將欲遁允文曰國家養兵三十年顧不能一戰乎舟師少却允文拊軍師時俊背曰爾以膽略聞今在陣後女子爾俊進海舟衝敵舟敗退射敵騎焚其舟亮怒斬其將劉漢臣金人弒亮允文之策也

黃中為給事中多封還詔書為群小所惡諫官尹穡詆中為張浚之黨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未滿歲告老朱熹上書願為弟子其為人可知矣

王十朋由侍御史改吏部侍郎劾史浩議和之罪

龔茂良參政中書嘗薦朱熹嬖臣曾覲遇茂良不避道茂良白上治或言其擅朝貶而卒

蕭燧參政中書孝宗稱其質直不阿權知樞密

謝諤爲工部尚書言差役顧役宜並行又言役當從民便官司不得干預號良齋

周必太子充中詞科輔孝光寧三朝宰相博學多文相業隆盛退居十五年封益文忠公

留正爲丞相劾武臣姜特立之招權納賄不聽去相位不許寧宗即位以五更致仕再相五十日韓侂胄以內批罷之及禁僞孝以正引用僞黨再收黜

葛邲爲相期年而罷光宗柎廟議者謂周留皆僞孝請以邲配享

趙汝愚參知政事定策立寧宗皇帝爲丞相韓侂胄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謀譖汝愚汝愚性疎直不悟其奸汝愚爲政務裁抑僥倖求進者多怨之侂胄秉政群邪和附誣汝愚謀危社稷

謫零陵至衡陽疾服藥而卒

章穎由司諫陞禮部尚書彈劾弗顧光宗稱爲好諫官告老歸

田以壽考終

黃裳元宗時爲嘉王翊善上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須求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爲誰以朱熹對由是被召

彭龜年爲直講孝宗疾三上書光宗請問疾叩頭出血贊寧宗召朱熹陳傳良爲吏部侍郎力攻韓侂胄言臣與侂胄不兩立補外郡而卒

陳傳良爲中書舍人韓侂胄以御批罷朱

留之光祖名在黨籍其撰培城學記云世方以道爲僞而學爲繁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

守六豪傑之興為諫官所劾竄

楊萬里廷秀博學通經不得登從班

為固辭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士大夫高之

註易傳嫉仇胄擅權憤疾而終謚曰文節

司馬光呂公著王岩叟傅堯俞趙瞻孫固范百福胡宗愈司馬

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觀韓川孫升

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

呂希純姚勔吳安詩王汾張耒晁補之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

孫覺趙高李之純杜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凡四十六人

為元祐黨人

任伯雨陳瓘龔夫馬涓陳祐李深張庭堅江公望鄒浩王觀豐

稷陳次升謝文懽張舜民凡十人以其論詆誣罪貶竄

趙汝愚留正王簡周必大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

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梁

道揚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

謙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燾陳武田澹張體仁黃

度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塋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揚

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皇甫斌范

仲壬張致達五十九人為偽學黨籍

真德秀中博學宏詞科韓侂胄誅與金和德秀言通好為權宜

脩德行政為實務又請絕其歲幣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

五事為禮部侍郎又奏初政五事及叅大政數月而卒德秀師

黃榦嘗進大學衍義謚文忠號西山

魏了翁亦宗朱氏之學字南華號鶴山拜樞相謚文靖

史鑑卷之十一

史鑑卷之十一

臣道第九賢臣

耶律楚材字晉卿契丹之裔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釋
老醫卜靡不通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元太祖指楚材語太宗曰
此人天授軍國庶政悉委之東印有一角獸作人言問楚材曰
此瑞獸名角端好生惡死帝即日班師條便宜十八事又奏十
路課稅法用土人掌之汴梁城困大將請屠其頑民楚材奏得
地無民將焉用之帝議裂地封勛戚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
隙不如多與金帛或諧楚材爲相貪財后令人視之唯琴書遺
文而已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若楚材不世出之材也非太
祖之聖烏能察楚材之賢哉

楊惟中從皇子伐宋得石土圖書送燕都立周濂溪祠建太極

書院延儒士校經俾通聖賢之道慨然以道自任化成天下相業恢弘河南總管劉福貪戕酷虐惟中召至提擊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宣撫陝西郭千五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中戮之以徇關中肅然

趙復字仁甫元兵伐宋俘德安之民姚樞得復於俘籍奇其材復夜逸求死樞挽之北行錄其所記程朱諸書以教學者北方通經自復始不仕稱江漢先生

月乃台字正卿僉書樞密以道自任有旨料民丁中原正卿奏業儒通經不料免丁著於儒籍恩德及人其曾孫馬祖常伯庸登科執政仁者有後其信然歟

李俊民用章金進士官翰林應奉得程朱之學金亡隱嵩山掌從荆先生受邵子皇極數劉秉忠白謂不及篤宗以安車徵之

虛心訪問告老而歸謚莊靜先生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十三位百僚上帝欲誅阿里不哥之黨干人安童曰大難甫定挾私殺人何以懷附帝深重之爲右丞相召許衡爲左丞輔之後從北平王鎮北邊十年歸復相位立尚書省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用賢相不聽卒封東平忠憲王

廉希憲世祖居藩邸承恩寵召入講孟子性善仁義稱爲廉孟子亦善射校藝帝前三發三中又稱文武全才宣德宗兆甦民瘼抑豪強從名儒許衡咨治道入中書振紀綱劾名實汰冗濫抑僥倖興利除害翕然稱治方士請煉大丹希憲以秦漢故事奏罷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爲臣忠爲子孝是也鎮江陵宋官致珎玩悉拒不受興學舉賢重義輕財家無

餘貲帝賜白金五千兩子六人孚恪恂忱恒惇皆貴顯
史天澤繼兄天倪職爲萬戶多戰功世祖召問治道言當省部
設監司退貪殘頒俸祿爲右丞相李璫叛濟南天澤以計生擒
璫斬之詔從伯顏伐宋以疾免奏勿殺掠謙和不伐臨節論事
毅然不回讀書通大義史鑑尤精爲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
怨八子皆顯官

董文炳從伯顏伐宋駐鎮江與張世傑戰宋兵敗世傑走海中
文炳趨臨安會伯顏二王南走宋主遂降伯顏頒師事委文炳
謂學士李槃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宜收史籍乃收宋史諸注記
歸國史院拜中書右丞謚忠獻子士元士選
姚樞公茂自少力學嗜程朱之書如飴見世祖敷陳帝王之道
從征大理言曹彬不殺明旦世祖臨城爲旗書止殺之令民賴

以全樞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歷中書左
丞翰林承旨謚文子燁平章政事

許衡事載道統
竇默子聲少從婦翁習醫後與姚樞許衡講性理之學見世祖
問治道以三綱五常對又問欲得士如魏徵者默曰犯顏諫非
剛毅不屈許衡其人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史天澤其人爲翰林
孝士面斥王文統貪橫爲相必禍天下帝曰誰可相者曰無如
許衡默性樂易平居不輕議人品溫然儒素論國計面析廷爭
人方諸汲黯贈魏國文正

王磐文炳力孝經史文辭宏放無涯東平嚴實迎爲師拜翰林
孝士出爲宣撫入爲太常少卿時宮闕未建臣庶雜處警上疏
令宣徽院籍百官姓名以次傳入自是儀制始立阿合馬致重

幣末碑文磐不予薦宋道李謙孟祺皆名臣號鹿菴封洛文忠公

王鶚百一為翰林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性樂易文章不事雕飾以理為先侍講經筵必敷陳古今興廢有闕風教人君喜聞而樂從風化移易謚文康

商榷孟郊東平嚴實聘為子師受命將兵大破阿不哥之黨拜中書叅政善為詩歌畫山水工漢隸書封魯文定公子琦德符集賢李士工畫工詩

劉秉忠仲晦少從釋氏名聰書記入覲世祖侍左右書無不讀邃於易邵子經世書天文地理律曆衆伎靡不通上書數千言皆開國要務然不改素服承旨王鶚奏其恭惟惺密謀定社稷大計聖明神極萬物維新尚乃野服宜正衣冠加顯秩即日拜

光祿大夫位太保叅預中書政事以實默女妻之既受命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薦人才各稱職自幼好孝至老不衰位極人臣平居蔬食無異昔時封趙文貞公

劉因天資絕人讀書過目成誦評周程張邵朱呂之書曰周至精也邵至大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性不苟合不妄交家甚貧非義一介不取徵為贊善大夫陞集賢學士歐陽玄贊之曰麒麟鳳凰世不常有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號靜脩先生封容城文靖公

郝經伯常為翰林李士使宋賈似道陰謀館于真州宋平得歸而卒為人尚氣節為孝思致用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

完澤士別燕氏為右丞相革桑哥弊政請免積逋穀封興元
忠憲王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重
儒術以勛臣後掌宿衛拜大宗正用法平允為湖廣平章討平
群盜為左丞相斥言利之徒以節用愛民為務大事引儒臣議
奏建孔子廟卒選名儒為宰官定南郊禮左丞劉深征八百媳
婦無功奏正其罪言治道必先守令定贓罪十二章武宗立安
西王誅皆籍其謀以讒罷相鎮北邊

程鉅夫累官至集賢直學士請興建國宰搜訪遺逸世祖欲以
為御史中丞遷待御史奉詔求賢江南極言桑哥奸狀六奏不
允遷閩海憲使與李明教使民畏愛之陞湖廣平章貪汚吏膽
落拜翰林承旨以亢旱星變陳弭災五事號雪樓封楚文憲公

趙孟頫子昂宗室子程鉅夫薦由兵部郎中遷集賢直學士為
讒人求外職同知濟南府召脩世祖實錄又書金字藏經

翰承旨書過晉魏詩宗盛唐號松雪謚文敏
阿沙不花為右丞相佐武宗誅奸臣阿忽台見武宗容色日悴
諫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酒色是耽兩斧伐
孤木鮮不顛仆左右賀得直臣封順寧忠烈王

和尚玉耳剌里伯牙吾台氏武宗即位危疑之際彌綸之功為
多拜中書平章致仕居漢上築先聖燕居祠堂於歷山聚書萬
卷延名師教子弟置田百畝給之賜額歷山書院封衛國公

姚燧少從游於許衡累官江西憲使陞叅政權翰林承旨卒以
真知實踐為事文閱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
西漢風名臣勛蹟皆燧所書高麗王求燧詩文贈金幣帛

書錄以分散僞官以金銀付翰林爲器皿器識豪邁如此有收
養集

張養浩有行義勤學業拜御史上疏萬言言皆切直遷禮部侍郎
知貢舉陞陝西侍御史改禮部尚書未六十致仕作廟堂風
憲牧民三事忠告封函文忠公
李孟道復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仁宗方幼徵孟爲東宮師講
論性命道德仁義綱常多所裨益入參大政損益庶務悉中利
病然執絕僥倖群小不樂孟遂逃去再召授中書平章以國事
爲己任言人君之柄在於刑賞寃死者復官濫爵者悉追奪
罷僧道官又言貴賤有章賜予有節請爲限制補益居多自視
若不及賜爵秦國公御書以谷二字賜鈔十萬貫知禮部元年
貢舉英宗之姦臣鉄木迭兒讒謗之收其制命降集賢直學士

而卒御史辨其誣詔復前官封魏文忠公

張珪淮陽王弘範之子累官平章政事教坊使曹咬住除禮部
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耻之乃止皇太后以右相鉄木兒爲大
師珪言不可忤太后旨杖珪後拜大司徒封蔡國
察罕西域人魁偉穎悟博覽強記入參大政進平章晚歸德安
白雲山仁宗稱白雲先生

鄧文原善之官浙西僉憲移江東多所平反爲國子祭酒內嚴
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卒贈江浙參政學問該博文章典雅謚文

肅

郭貫由翰林學士拜中書左丞博學能文精於篆籀冊寶碑刻
多出其手謚文憲

劉賡熙載拜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又典文翰當時大制作多

出其手

元明善復初入翰林集賢出爲湖廣叅政早以文章自豪謚文敏

拜住安童之孫拜大司徒進左丞相刑曹情可矜者寬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容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有言佛教可治天下帝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鉄木迭兒過惡口彰拜住以聞帝奪其官仆其碑奸黨鉄失等懼夜以衛兵入帳中殺拜住遂弑英宗拜住爲相厲精爲治板立紀綱脩舉廢墜不幸構難封東平忠獻王

敬儼由御史中丞拜中書平章朝議欲盡戮朝臣從恭定帝在

上都者儼抗論言此皆循常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以免儼著春秋備忘四十卷

虞集伯生官國子翰林集賢至奎章閣大率士內不任臺省外不任州郡欲丐一郡自效而文宗不允日近清光備顧問講論治道裨益者多文祖歐蘇詩宗李杜漢隸真楷尤精號邵菴封仁壽郡文靖公

脫之幼岐嶷異常兒伯父伯顏誚遜佐父馬札兒台以大義戒親誅之事定以功爲右丞相復科舉脩時祀開馬禁減鹽額蠲負遠關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兵起江淮詔脫之總兵南征至高郵城將破御史及奸臣哈刺諸脫之老師費財安置准安死太平賀光中爲相請僧有妻子勒歸俗給教官俸賜校官坐脩都水監治黃河舉隱士後以讒罷復相而國事非矣被劾安置

士蕃自殺
星吉爲御史大夫持風裁移湖廣平章青威順王不法王謝罪
改過鞠胡僧淫侈之罪又移江西守江州城已陷募兵克復池
州與賊戰兵敗賊輿星吉寘室中七日不食死
庶惠山海牙官御史彈劾無所避移江西右丞賊陷龍興入爲
福建右丞卒
馬祖常伯庸雍古氏力孝舉進士至御史中丞立朝多所建明
議將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民有挽強蹶張當建武孝武舉以
備非常工文章宏贍而精覈自成一家言謚文真
夔子山康里氏博通群書正心脩身之要得之許衡風神凝
遠制行峻潔遇事英發官翰林承旨以聖賢格言爲文宗講誦
侍經筵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言紂不聽諫而亡又言宋徽宗

多能獨不能爲君國亡身辱移江浙平章卒家貧幾無以活
帝賜銀五錠善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謚文
忠

黃潛晉卿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兼知經筵天資介特滋官清白
月俸弗給鬻產助費升朝柱立不依不附文辭謹嚴精至
歐陽玄原功官至翰林承旨湖廣右丞致仕性度雍容含弘續
密處已儉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
旨循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制誥多出其手文章
道德卓然名世號圭齋封楚國文公

張起巖慶臣官至承旨其爲御史守綱紀出爲廉訪使搏擊豪
強不少貸文章典實豐贍爲遼宋金三史總裁
許有壬可用官至中書左丞在朝文事有不便能明辨力爭不

知有死生利害

宋本誠夫官至國子祭酒兼經筵事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無私篤於友義官雖顯達猶僦屋以居善爲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

李好文惟中官至河南平章多惠政文章雄偉俊邁經學尤高揭傒斯曼碩少貧讀書刻苦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告老南還起爲三史總裁平生清儉至老不易去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奏罷豐城淘金戶三百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婉麗密與虞伯生楊仲弘范梈齊名朝廷制作多出其手謚文安

吳當伯尚文正公章廬之孫官翰林直學士江南兵起大臣薦爲江西憲使借參政火作亦兵部尚書黃昭招徠江西寇時及

歹總兵撫建謂南人不宜總兵矣罷之龍興陷當載黃冠著羽服杜門不出著書續文陳氏強致之昇床載舟送江州拘留一年不益而卒考定周禮儀禮禮記三經文章典雅詩清俊

張翥仲舉官至翰林承旨字羅怙木兒犯闕命翥草詔制奪橫庫惟木兒官爵翥曰臂可斷筆不能操以潞國公河南平章致仕長於詩文亦工號統菴

史記卷之十二

臣道第十武臣

夫兵者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兵家之論將曰
功而已次以德儒家之論將曰德為先功次之何謂功守城野
戰有益於國是也何謂德愛人利物盡忠於君是也古者文武
一道股肱大臣出則為將入則為相伊尹太公皆盛德是也功
特餘事耳上焉者功德兼脩次則德優於功與其功有餘而德
不足不若功不足而德有餘蓋功之成不成在天德之脩不脩
在人人在天者不可必在人者可以必功有餘而德不足則成威
弄權必多過舉上則人君忌之下則庶士怨之能全忠者鮮矣
使其功不足而德有餘則守禮循法必多善行上則人主信之
下則士卒附之如是何患焉三代而下為將者計功不計德任

將者擇才不擇行文武之道於是分裂而仁義詩禮之帥十無二三三代之將孝於親而忠於君勇於義而中於禮崇廉耻遜讓之風杜乖爭凌犯之豐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可以養心可以循身可以利國可以便民可以保功可以全名可以居安可以臨危可以守常可以應變進退去就辭受取舍無施不可而期於合理不專詭詐果敢馳騁行陣而已

商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桀不能用而湯虛不悛佐成湯伐桀以聖賢之資任將帥之事其用兵也以安民為心以安社稷為心非善戰爭也非貪勢利也非幸功名也以至仁伐不仁以大義伐不義

後自有序也故功大名顯存歿俱榮福及當年慶流後嗣卓乎不可及矣

孫武之書十三篇兵法具備武之操術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義能克敵制勝為進取之圖不能利國便民為長久之計可為春秋諸侯之將不可以為三代王者之佐也

范蠡用兵智足以變才足以任重懷堅確不移之志持愆義不倦之誠能為衆人所不能為卓然有立不可攻及當越王之敗國為至危君為至辱蠡佐君治國撫士練兵深謀密計以驕敵人觀望待時而勳不僥倖於一勝必舉於萬全以存越與霸業而復仇讐尊周室而令諸侯又能明哲保身知進退存亡之幾者

田穰苴用兵假權謀之術以濟功者首擢自廢尊人微權輕百

姓不信於是誘莊賈監軍因其後期斬之以徇又斬使者僕車
之右駙馬之左驟借人之死以立己威戒君之令以申己令此
乘國危君弱自樹於一時者也豈足以爲法哉必如衛青不誅
蘇建請于天子者守經常之道以尊主者爲是也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嫉臏之賢別而黜之臏知能料敵不
能慮其身謀能強國不能衛其足何工於爲人而拙於爲己禍
出不意見賣於友者君子取友之必謹也臏遭極刑隱忍不死
陰售其術卒以強齊折衝趙魏以威龐視法斬木出奇斬龐涓
以復仇此志士之重其死也龐涓棄才而害人檢然而滅身甚
於然毒之下不可以加於人也

兵起著書二篇堊法萬世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百戰百勝
關地四面拓土千里可謂智過軍務勇敵三軍坐於邊陲而守

必固立於行陣而戰必勝者矣然考其行事猜忌暴刻薄德寡
恩故所至怨謗隨之事魯而親不克終事楚而見殺非有才無
行之不能自全也

樂毅之於燕舉於隣國之使受以上將之權構諸侯以伐強齊
指揮呼吸之間臨淄震蕩而不守雲撤席卷攻其堅城圻餘營
即墨耳而積年不拔非欲連兵自王如齊人之言乎何惠王召
之背燕而降趙戰國之世士無素守臣全無節投隙抵嵬見利
而動今日坐國謀議明日操戈相追強則爲逆弱則出屬爲臣
不忠爲君失信讒說一搖禍機箭激謂非失君臣之義乎

田單之用兵以少覆衆以弱取強方燕之入齊王走夫莒通都
大邑望風瓦解單以區區即墨嬰其鋒而守之猶捧塊土以塞
大河危如累卵卒能乘弊而奮誅夷追奔逐亡再造齊國求其

故不過縱反間立神師用火牛三事而已皆僥倖一時非制勝之本也後攻敵三月不克問計魯連連曰昔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得志而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乃厲氣循立於矢下不援抱鼓之急敵人乃下魯連其知兵乎

趙奢之用兵先據北山以解閼與之圍取必于將以塞田單之間可謂名將而其子括讀其書以言兵事天下莫能當而奢不之許曰兵死地而括易之若為將必敗其母上書訟其不可將兵括果敗如父料如母言奢之賢母亦智矣兵事可易視之武廉頗為趙將伐齊破燕攻城野戰之功簡相如從會涇池以口舌之勞位頗之右頗不能兩立欲辱之相如退避曰先國家之急而私讎肉袒負薪謝罪為刎頸之交國賴以安天下賢之

禮義人之所同言合禮行當義無不心悅誠服柔能制剛寬能御褊誠能感誑正可格邪謙可抑驕廉可激貪默可止辯靜可鎮動此理之常所以犯而不校庶幾顏子不見喜溫比方衛玠為賢歟

李牧為將重國體愛民命戰兵鋒蓄士氣時出而用之不戰而服人之兵所謂不戰屈人殺不再籍可為法於天下後世其居焉門享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寇至入保敢捕者斬以此人無失亡邊得田蓄進不求名人以為怯進而不爭退不避罪主以為誚而不辨所以大破匈奴安邦定國彼貪小功以為邀近効者豈足以圖遠略哉

白起坑趙卒長平四十萬不仁哉區區杜郵之死糜爛而趙醢之何足以償斯人之冤快斯人之憤乎此不足論然起死有遺

恨在天下則不仁在秦則有功何應侯忌而擠之長平之勝威震諸侯韓魏大恐遣間說應侯而罷其兵使萬全之功廢於垂成機會一失不可復得故再舉而起難之知其必敗昭王強之而不應遷之有餘言卒致亡命其惡稔罪盈宜其受禍然應侯之心亦險哉如公孫之於吳起鄒開之於李牧皆應侯之流也天下助秦有如此者

王剪攻燕趙皆定其地料楚非六十萬人不可取明矣然伐楚也請美田宅甚衆或疑之剪曰王忌而不信以國事委我不請田宅以自堅坐而疑我矣戰國以來道德禮義消亡君不君臣不臣以智術相籠以權勢相軋君逐臣臣背君以爲常事所以朝爲將相暮爲囚奴朝處廟廊暮就斧鑕過秦極矣至於蜀主之於諸葛孫權之於周瑜外托君臣內懷骨肉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兩盡其道也

蒙恬爲將勉事所難歛怨召禍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然備胡固善延袤萬里可乎三尺童子知不可也始皇昏暴其意爲之恬諂佞曲從竭四方之力殘萬衆之命欲爲永安之謀其可哉又欲涿城優旃諷曰難爲蔭室孰謂其智不優旃若哉不遇趙高之禍涿城決矣一死宜哉

韓信長樂之禍古今共惜謂不智耶隱忍跨下以流功名勇而能怯者至怏怏怨望羞與噲伍智安在哉謂不忠耶距武涉蒯通之說感解衣推食之恩不忘君矣至握陳豨手圖內應忠安在哉蓋其智與忠非純也方破楚請爲假王會固陵負約邀地非赤心以事君天下既定南面稱孤權勢足以爲亂高祖雖大度肯置而不問乎故告變之書上而雲夢之計舉矣信於此時

能責躬引咎杜門謝事優游恬淡猶可全晚節而保令終乃於網羅之中欲投風塵之隙卒及夫禍智與忠不足論也

周勃爲將取蒙虞擊章邯定三秦略楚地多戰鬪之勞爲太尉以一節入北軍倡左袒之師誅諸呂而安劉氏有安社稷之功非沉厚有謀之士而文帝竟使之下獄真少恩哉

王陵受母訓皆楚事漢可謂智矣諫呂氏母王諸呂卒安劉宗可謂勇矣此其節之大者若戰勝攻取特餘事耳豈取繒屠狗輩可及與真特立獨行大丈夫也

樊噲當項羽入關勢暴於秦沛公會鴻門事危於趙范增舉玦而謀已成項莊舞劍而禍將及噲擁盾直入不震不驚摧項羽之強鋒脫高祖於虎口其擊胡陵破章邯李由趙賁項籍得郡六十其大功矣然黨呂氏誅趙王如意高祖欲斬之幸宮車晏

駕免於誅戮而早終不然必預呂氏之禍

周亞夫堅壁細柳以軍容見天子之尊深壁昌邑以持重折吳楚之師得將軍之體爭栗太子不宜廢諫后兄王信不宜侯論匈奴降王不宜封守正不阿得宰相之體卒以憂死雖景帝過於嚴急而亞夫挾震主之威事君無禮自貽伊戚何足怪哉

韓安國智略過人足以當世取舍事梁孝王吳楚反孝王使爲將安國持重故吳楚不敢過有將帥之才坐法抵罪殺吏辱之復用不以爲仇有長者之風與王恢論匈奴慨言擊之便安國以爲勿擊恢無成功而自殺有過人智略情不能引用廉士而貪嗜河惜哉

李廣勇略天下無雙爲邊吏二千石匈奴畏之號飛將軍才氣大過人矣自結髮與匈奴七十戰終無尺寸功以封侯何哉然

御軍無節制軍行無部曲行陣不擊刃斗幕府省文書自便雖
然廣雖無節制而勇略過人武帝不得盡用雖為將陰令大將
軍使不得當單于所以其才之不盡也

衛青凡七出擊匈奴斬首虜數萬級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票騎
將軍

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斬首虜復多於青漢興諸將無出其右
拜將封侯姻聯外戚得時得君未聞薦一賢士蘇青為言青曰
招賢人主之柄若唐裴行儉郭子儀所薦辟居多皆至將相天
下稱之曷嘗有竊柄之譏哉此衛霍出自寒微不知尊賢禮士
宜矣

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虜七百餘騎相遇且
引日數十合眾寡之數既殊主客之形亦異陵雖善射而

不敗哉陵世為將兵敗而死宜然乃偷生降虜戮及宗親禍貽
朋友何為者哉

趙充國以老臣任邊將經營圖畫至謹至重阻用兵深入之議
畫屯田便宜之策以為勝之未有得福敗則或為禍階在我所
係甚重故發也不可以輕長轡遠馭縻以歲月初皆疑其遷緩
坐失事機終焉士卒不勞而羸戎自破真得中國御夷狄之術
而從中興名將屯田足食可為萬世備邊之良法

平慶忌雖無設施亦無兵共顯功不過從常惠之戰以著名迹
不過見於邊郡之守至於為左右將軍屢經邊任亦無戰勝克
敵之奇功如頗牧衛霍王鳳稱其名略威重可居社石之任何
武稱其謀履深遠宜在爪牙之官蓋慶忌名臣之後通兵事仁
勇得衆使臨敵決勝必成大功遭世昇平夷狄內附兵革久寢

故無顯功然忠節不可及帝欲誅朱雲慶忌叩頭流血祿免猶
張萬福賀陽城之直言慶忌之謂也
傅介子當樓蘭為匈奴間候遮漢殺使恃進之理取讎中國為
日固久而未有以制之介子奮發御命出使不煩師旅而斬其
首還垂闕下以驚動諸夷取封侯之貴雖一時之奇功非所以
為漢計小國有罪當陳兵明致其罰而乃誘以金帛詐而殺之
與刺客姦人無異可羞也夫
陳湯當郅支單于囚殺漢使傷威損重天子震怒欲誅恐勞民
動衆久而未發湯與甘延壽矯制發兵次策深入其國屠三城
斬郅支首併闕氏名至千五百人以示萬里明犯漢者可謂能
霍中國之耻而武駿功勳何稱其可方方叔吉甫而石頭答其
橋制不賞惜夫

馮奉世當莎車之叛形勢已成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借或稽誅
禍可勝言命將出師未必能免就使必克所處已多奉世忠義
奮發見危授命以節書告于諸國發兵不廢斗糧不遺一鏃招
其城而降其主收安邊勝敵之效以功補過宜膺上賞蕭望之
沮之可為長天息也
班超仲升有大志勤苦而辨涉獵書傳在西域三十一年招降
附五十餘國邊將功名無出其右及受代而臨告魏尚曰塞外
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故徙邊也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
養易改今君性嚴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辨和宜蕩決胡易宜
大過德大綱尚以為無奇策所言平平而後果敗觀夫是超能
於邊任而收功絕域者以此歟夫寬裕有容常得衆心福惠而
察常犯衆怒得人心者保安全犯衆怒者及禍患才如關張且

不免况魏尚乎

鄧禹為人深沉有大度內而文明篤行淳備初見光武說以恢復帝業王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其知慮卓然乃被命西討師行有紀望風迎降虜虜百萬停車勞之莫不感悅關河響應懷赴如歸思漢之心固不可解非仁義之將乎嘗曰吾將軍百萬不妄殺一人後必有興者卒之明哲保身雲臺畫像子孫蕃衍貴寵與漢始終子訖騰世濟厥美其守邊非惟士卒愛慕美胡亦相率附非貪生慕死而追思其恩信及人如此

寇恂為人寬厚長者守河內帝有可任之稱守潁川民有借一之請破蘇茂而收其兵破皇甫文而降其城建立奇偉猶可也至於屈賈復之辱舉世鮮儷或以方無蘭非也相如徒以口舌之長無攻城野戰之功勳不不於復復有過不知自咎反以惡

恂其曲明矣恂推誠下之非賢於廉頗子其善處君臣之間保全名節也宜哉

馮異性謙退與諸將遇引車避道敕吏士非交戰常行諸官後所止舍諸將坐論功獨屏樹下稱大樹將軍破邯鄲部分諸將各有紀隸軍士願屬焉恂邑之捷不敢自伐璽書旌之其征西也披荆棘立郡縣誅除群盜懷來百姓出入三省上林成都有非常之功父於其任有言其事制擅殺稱咸陽王光武以重示異異皇恐稱謝詔報曰將軍於國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以異之謙退帝之親信尚如此况素猜忌有嫌隙者乎

賈復有折衝千里之威敗青犢於射犬破五校於真定先登陷入身數被創會議擊偃率然請行意其勇悍果敢之人未必遠

用舍進退之禮及天下既定知光武欲偃武脩文乃與鄧禹劉
甲兵敦儒學就第闔門授易講經群臣共薦宜為宰相帝雖不
用而無怨者非達於進退用舍之禮者如是邪可謂察處衰治
亂之端審盈虛消息之運用則行舍則截進以禮退以義從容
委蛇動中夫理視李靖之老而致勇不知止足者為有間哉

史鑑卷之十二

史鑑卷之十三

臣道第十一 武臣

吳漢勇鷙有謀屢前勅敵平蜀之舉功為最優每從諸將征伐
見陳不利或惶懼失度漢意氣自若光武有隱若敵國之語在
朝廷斤斤謹質形於体貌得於司馬法云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以立在行遂而果
者歟所以自建武世常居上將帝終始倚之古之賢將知柔知
剛知弱知強出臨闡鉞凜然人望而畏入居廟堂退然若無為
者漢是也

岑彭為將屢立大功伐蜀首破荆門長驅武陽倍道兼行三千
餘里勢若風雨所向瓦解公孫以杖擊地稱之為神平蜀在食
頃耳刺客殺之豈真地名彭亡有証而數之默定乎由夫行陣

無備時之偶然耳大抵大將臨戎貴於持重如周亞夫趙充國
皆良規也夫人之敢死貴審所處戰死行陣守死城郭任國死
社稷死得其所若彭之死特輕敵賈禍耳深可爲戒
耿弇爲將光武謂其功比韓信昔韓信見高祖論項羽其強易
弱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弇見光武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
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高祖之漢
中光武之春陵國至小兵至弱群雄之鳩張隼擊連城諸邑未
知雌雄二將俱其必克非徒言之行之迄用有成無一不驗非
大智過人弇初建策光武不能必弇獨必之平郡屠城未嘗少
挫非大智歟
耿恭守疏勒以一孤城匈奴數萬攻圍之連月踰年心力困盡
以致鑿山爲井煮弩爲糧所余吏士二十六人而卒全智勇不

而漢耻誰能爲之夫論人之行事不貴其易而貴其難不貴其
習而貴其久恭之危蹙困苦遠在萬里無人之境而區區之誠
堅於金石非幸之於君微譽於人非希業於當時求聞於後世
以義重於生故舍生取義有死無貳非曠世特立大丈夫能然
乎蘇武是也

正霸之計周建建與蘇茂合兵攻馬武奔呼求救霸閉營圍守
示不相援已而將士斷髮請戰因以精騎夾攻而茂建敗走
王翦伐燕田單守即墨之法夫兵無常強亦無常弱兵無常勇
亦無常怯強弱勇怯之權制命在將以恩威賞罰而使人必開
以利害諭以禍福鼓以號令感以誠意使見聞者扼腕頓足以
前生爲榮退生爲辱如此則弱可強怯可勇銳鋒所向孰能當
之

咸宮馬武從光武誅暴亂受封爵感會風雲勒功帝藉天下既定橐弓臥鼓而鷹揚虎噬之志豈然不已智勇之士各思展謀奮力撫劍抵掌請征匈奴將喋血幕南收功無窮而光武以止聖之資啓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拯球而撫摩之遺馮異或可以不略地屠城岑彭告以發兵頭髮皓白務息黔黎鞏固洪業抗章北伐詔引黃石柔弱之說夫將帥不武則國弱帝王黷武則民殘兩得之矣
馬援方建武初天下雌雄未定援遨遊隴蜀之間與隗囂共臥起又與公孫述同里閉門得以待封侯將軍之位常人孰不利之援一見光武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帝王自有真命脫然相從一復反顧其輕去隴蜀事光武智也欲取邊地必馬董晨屍勇一西破羗戎南平交趾功烈盛矣而不知止據鞍矍鑠以

求邊功卒取夫敗借哉
祭遵無大功名不過北平滹陽西距隴蜀先登坵上攻破霍陽而已然小心廉恪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物身衣韋布夫人無彩飾光武以是重焉生榮死哀思慕不已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乎非有德曷致此古者文武一道股肱大臣出將入相伊呂皆盛德之士功特餘事耳若楊素賀若弼侯君集非無功也其德行何足道哉遵之取重於時君士卒者以其有德也

竇憲當永元之間女后專政憲本貴戚骨梁之子將略非所長以得罪懼誅求擊匈奴以追死命所將差故邊輕之師不及向之十一而追奔稽落之表飲馬北鞬之曲躡冒頓之區落度老上之龍廷勒功燕然光昭萬代何歟以匈奴之強衛霍馳騁之

不足至於衰弱實憲攻取而有餘者為可為之時乘可乘之勢
力半而功倍時未可為為之勢未可乘之用力多見功寡宜
也憲何足道哉

虞詡東都儒將於國有勞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
無愧所愧者為朝歌長殺賊數百其中何能無冤此二十年家
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也夫白起為將有大功杜郵之禍引劍
將頸曰我何罪於天至此趙長平降卒四十萬人我詐而坑之
李廣結髮戰匈奴白首不
西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而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恨者如此夫三子濫殺不辜而能
悔罪惜其追咎者晚矣

皇甫規議論謀略挺然傑出於一時及為度遼將軍乃薦張象
曰代請為之副不惟推賢而舉能且以其位授之不惟授之以

也
身下之戮力協濟軍務而無猜嫌非今人所不能古人亦
未之聞也若鮑叔之於管仲蕭何之於韓信能薦賢也夫為將
者多負氣以自高挾才以自任務各推而不以與人擅功名恐
人斬已若龐涓之忌孫臏王渾之嫉王濬彼何人哉規之罪人
也

皇甫嵩提數萬新募之士卒指顧而清群孽再舉而定王國圍
陳倉不與戰遂收全勝古名將不過也時董卓為副既被委兵
而懷燕逆命或勸嵩誅之以專誅為嫌不敢發卓按權懷憾或
說嵩奉天子仗義討逆嵩迄不從甘委虎口幸免吞噬而威名
掃地矣卓之亂逆天下共誅之孫堅猶舉義嵩荷重任權臣猶
拉朽畏怖窘辱祈哀乞憐可耻矣使卓流毒海宇卒亡漢祚皆
由嵩優柔不斷長惡縱毒以致然歟

張遼以步卒八百人破孫權一萬衆決策於未戰之前蓋權所將皆吳卒利水戰而短於攻城野戰且恃衆輕敵所以取敗夫合死之守孤絕無援力戰則死遼以驍勇倡先伺敵不意致死所以爲勝初遼與樂進李典並將操出教與護軍薛悌約臨期關之則曰張李出戰樂守城薛無與戰遼遵之捷由樂薛二人怯張李二人勇隨才所宜所以克敵遼雖勇冠一時非操指授不能也

司馬懿號爲知兵始討孟達於上庸復征公孫文懿於遼東長驅征討所向克捷及諸葛對壘相持堅壁厚以中惘然不出人以其爲怯蓋懿料亮以驕軍千里餽糧勞而難久故持重以老其師蓄銳待衅亮幸而死不然墮其計中諸葛亮司馬懿皆人傑也况師未路亮以忠順勤勞善終如始懿以專權恃勢見利忘

義抑孔明猶鳴鳥之與鸞鳳不可同夫類也
孫文仕魏踐履中外訓兵力農所至可紀善終如始足稱名臣
偶以平蜀之功遂貽滅身之禍何耶觀其策馬長驅深入從不
踰時戰不終日破累世負固之國功非尋常向使崇謙退之風
守恭順之節戒專取之咎防僭越之嫌請命天子振旅而歸則
功成名遂怨何由生難何由及乃輕舉妄發而莫悞鍾會與文
同西征承制封拜不聞無同列也焉不招怨乎
關羽揮蓋策馬刺顏良萬衆中絕倫逸群號萬人敵可謂勇矣
卒至敗亡蓋由輕信寡謀貪利忘患矜已傲物犯衆怒失人心
孫權還荊州羽逐其長吏爲子請昏又罵其使摧切齒刻骨而
羽恃勇慮不及遠信呂蒙之詭計陸遜之甘言虛內外功襄陽
未下而江陵已降道盡途窮父子就戮且爲主將不懷人以恩

靡士考死既怨且懼吳兵一動二子從之衆叛親離投死無所
可悲也夫

張飛與關羽誼猶弟兄同事先主驍勇絕倫號萬人敵釋嚴顏
於俘虜破張郃於危難然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鞭撻健兒刑
罰大過致張達范強之怨望罹殞身之禍勇何足恃哉

張英初舉賢良操行廉潔統領將士感化大行先詔諭東羌擊
南匈奴烏桓休屠俱叛燒及軍門與空壁講習自若以計破賊
退虜遷度遼將軍降服東羌却其賂遺皇甫規自謂才不及英
舉英代將而爲王嵩所譖陷以黨銅終老于家天不祐賢如此
非不欲平治天下乎

段熲習騎射尚游俠輕財尚義好古學舉孝廉擊鮮卑破西羌
征東羌百戰百勝爲旗斬將俘獲首虜牛羊馱馬四五十萬而

服御淡素與士卒同甘苦其功烈莫大以日令自劾有司舉奏
收印綬陽球奏誅王甫并頌就獄飲鴆而死主閣臣姦禍延功
臣漢所以亡也

朱傳爲將平交趾討黃巾破趙洪奇謀偉策出人意表豐功盛
烈超絕古今且尚義輕財脫會稽太守於厄拜將封侯保令名
以終可謂奇男子矣

徐晃從曹操破邯鄲降易陽平馬超敗關羽操稱其長驅突陣
全勝破圍軍令嚴明行五整肅功踰孫武穰苴有周亞夫之風
蓋見御軍有法常遠斥侯先爲不可勝故戰無不利不爲矜夸
常日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真才德兼備者歟

李典爲將德量寬弘智謀深遠從曹操擊高蕃通水道劉備侵
鄴夏侯惇拒之備燒屯去惇追之典曰無故而退必伏兵惇果

敗典劉守其部曲宗族三千餘家請從魏郡孫權圍合肥張遼
欲出戰與典素不睦恐不從典曰國家大事何可執私怨公
義與遼破走孫權典好學崇儒不競功敬賢待士煦煦若不及
人稱長者其馮異之儔歟

諸葛亮遇先主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開心見誠陳力就列
伏羲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處
僻陋而啓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徐命
於已非有英雄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
室興亡爲已任以生民塗炭爲已責擒孟獲而不誅志殺遠人
拔祁山而不賀志混寰宇至於用法公平爲政明信李嚴廢立
拔罪無怨身死之日祇廢野登遺愛在人真仁人君子乎感如
已之遇馮異躬之節受遺輔幼精誠貫于金石大義感於神明

內揔朝綱外專戎律上下無怨盡瘁勤躬非忠臣義士乎古今
稱其王佐之才無以加也

魏延可謂鐵中鱗也爲先主盡忠而吞其十萬之衆又欲
得萬人間道入長安其志氣豪邁若有爲者惜
勇而無義斜谷之役新喪元帥義當協和將上先國難而後私
讎乃肆其褊心與楊義文惡爭睚眦之怨踏叛逆之誅怒激一
時禍流三族孔明既歿諸將皆無出延右位容忍護遜何患功
名不立哉寡識淺謀自貽伊戚平日勇敢爲破家殞身之資借夫
吳周瑜當曹操伐吳威震寰宇群臣爭議迎降瑜獨定大計度
操部水軍百萬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願得精兵三萬
破之以片言決興王之策以偏方抗天下之師卒走強敵開拓
荆土非明斷能然乎至其議縱劉備不資其土地又欲西取巴

蜀而并張魯北據襄陽以蹴曹操雄出人意表使究其志未
易量也雖天畜其壽中路隕歿其一舉而鼎分三國功名之奇
垂於無窮烏乎盛矣

魯肅初見孫權一見宴語便立帝王大略建議伐劉表觀荆楚
之衅宣言說劉備共為犄角之勢又曹操南來莫不被靡肅獨
排斥群議薦周瑜任事一戰定霸實謀出魯肅遂掩其名其失
者勸權割土地與劉備百棧一失卒為勅敵向使如周瑜之謀
吳魏當南北中分無鼎立之勢何肅之巧於料操而拙於知備
所以不及周瑜也

呂蒙為吳將初未知名孫權喜其穎悟勸其就學蒙篤志不倦
後聰明日進智謀傑出誘降郝普襲取關羽歿盡謀策權稱其
可次周瑜而勝魯肅羨其能克已有國士之量三國人才如者

葛亮孫或周瑜陸遜皆學識博洽議論弘偉蒙之少時果敢有
膽而已使其不學亦增等伍耳豈足立功名不朽哉夫學之一
事人患不為為之必得蒙之謂也

陸遜知兵勢識傳記其為將號多智略周瑜魯肅之亞初鎮陸
口密隣關羽謬敬尊奉之羽墮其計因取南郡劉備復取荊州
遜相距八月卒展成筭以收雋功備敗走諸將欲追之遜決策
還坊魏人乘弊已而果然保有一坊抗衛二國屢勝少敗曹操
劉備俱失之輕舉而敗遜佐權專固保疆境以自封殖不勞民
動衆勉事所難為國長筭所以不敗三國之良將也

陸抗奇謀遠略有祖父之風步闡之誅威如敵國又與羊祜講
信脩睦務敦信義以寧疆場晉雖強盛不輕南伐抗之經畫不
啻中原上疏宜暫息進取之規以蓄士民之力觀衅伺隙庶免

悔吝可謂知彼知己審強審弱盡用力之利病及病以死復論
西延建平宜增精兵固守後王濬東下果如抗言三國中分吳
最末世諸將繼歿抗獨後亡天假數年晉人豈得而至哉
羊祜初督荊州墾田殖穀以實軍儲據險築城以嚴邊備不邀
近功不貪小利務以恩信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兵克日乃戰
不爲掩襲不進譎謀飲以醇酒使不泄言軍行吳境割穀計所
得還之化行江漢吳人悅服及卒晉人號慟吳士亦垂泣建碑
立廟祭享不絕仁德所感如此力排群議次大策舉杜預王濬
以平吳皆祜之謀世言爲將無用仁義專以殘忍暴刻詭詐反
覆爲事何足道哉

杜預平吳之功羊祜發之張華贊之杜預成之初請即期帝意
未果表陳大策指授群帥徑造秣陵役不再籍而平吳預之料
敵制勝晉之韓白乎得君得時得權得機四者叅會有所建立
功成之後從容無事覃恩經籍以左傳癖自名異乎貪權嗜利
者世稱儒將名德俱優賢之矣哉

王濬之伐吳駕舟師順流而東千里雷掣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直搗其壘乘勝納降得爲將之宜盡用兵之術大功赫々孰能
掩之王渾福心橫加諸變濬抗章自明理固宜耳凱還之後進
見之際叙其功勞陳其冤枉忿怒不辭而出失朝廷之禮乖臣
子之儀烏得而無罪哉晉君亦非也當明其是非正其賞罰何
至加以重罪國憲朝綱紊亂如此可勝嘆哉

馬隆涼州之役依八陣首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爲營路狹
爲木屋施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放而倒轉戰千里遂以
克敵李靖謂偏箱鹿角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有拒一則束

部伍三者迭用得古法矣夫先王用兵本以仁義惜人力重人命戰以車為陣止以為營器甲糧糗於此乎載人得休息以佚待勞不求大勝亦無大敗進則速奔退則固守以啗萬全非若後世以譎詐之術而取辦無仁義之心哉

周處負所弛之資為御由患與猛獸長較同為三害既而悔悟遷善遂踐顯位卒為忠臣西征母老難行處曰既事君父母安得而子梁王欲還宿憾授兵五千使當先驅而絕後力戰終日斬首萬計矢盡無救左右勸退處曰此效命之日何退之為諸君負信勢必大振大臣以身徇國力戰而歿朝廷褒其任職致身見危授命執德不回夫處始貽患里閭庸人羞偶終焉忠國舉世難能非崇德徙義過而能改乎

陶侃為大都督擊破賊張昌杜弢討斬王機蘇峻反與溫峤更亮新峻機鑿神明初守廣州朝慕自運百甓謂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後都督荊州梁雍諸軍閭外多事千緒萬端固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接引疏遠一無停容云當惜分陰勤志如此絕老莊浮華之言投參佐蒲博之具奉饋力作者雖微物必喜持稱為戲者小過必懲百姓力農家給人足在軍四十一年人稱諸葛行事得失雖相半未為盡純勤勞之節古人無過

周訪擊斬江州華軼及嗣將張彥討平江沔賊杜曾斬之有大勳才名威望與陶侃等而賦性謙虛未嘗自伐或問故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何功之有使人臣如此豈有僭逆哉凡人大功必內懷潛假之心外逞驕矜之色小不怏怏隨之

德於我我不可忘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君殺晉
秦兵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見趙王願君忘之真長者之言訪得
之矣

史記卷之十二

史記卷之十四

臣道第十二武臣

謝玄爲將苻堅擁百萬之衆長驅而南謂投鞭可斷江流克敵
易於振搗一旦指授乖方軍首陣動玄以八千之卒蹂踏而殲
夷之鼠竄兔伏僅以身免昔之俘囚降虜爭起而感其國堅之
此舉猶富家之子傾囊竭橐操萬金與市井搏徒擲以決勝負
無大得敗喪萬金玄之籌策適天方祚晉玄舉揚越輕散之卒
拒秦涼百萬精銳之師事雖偶然其亦英偉傑特周瑜之亞歟
三猛螭蟠布衣冀苻堅之一言君臣相得感會風雲縱橫文武
之才出入將相之任爲將則循名責實行法則信賞必罰國富
兵強戰勝攻取犬羊之秦致升平之治人方之諸葛其勸堅勿
爲晉圖而卒敗言解甲之必爲患而卒亡秦夫秦虎視一世也

地甲兵十百於晉重以堅之英偉誰與為敵慕容垂籠中之鳥耳猛於求訣深以為慮後果如所言何其明且審耶而挾斗宵之量報睚眦之怨設怨謗之言使樊世期被戮視佩力之贈構慕容之子出奔此其短也

檀道濟西平姚秦北却元魏真一代之驍將卒以威名過重見忌於時文帝猥聽義康之謀無故召而殺之自是魏有鐵馬長江之志謂吳子輩不足憚頻舉南發遂至瓜步延敵蹙境雖悔何追使文帝如光武道濟如子房明良相逢豈至此哉道濟以威重殞身三略之書有補於世為將者不可不究其義用以立功用以保身子房有之矣道濟其未之知歟

王鎮惡當宋武乘衅圖關中鎮惡為軍鋒自河入渭所流而進風馳霆擊遂克長安可謂一時之傑千載之功文帝不能推也

委任共濟大業返顧江左引去遠遺留鎮惡其子義真又與沈田子為後言啓其嫌隙卒為夷滅鎮惡乃禍而國中復失大入君選將求天下豪傑以任之然負蓋世之才者必見忌於衆懷兼人之略者必見嫉於人重以權利之相攘勢位之相軋讒毀之所由生怨憤之所由積有不可勝慮而不可勝言者使鎮惡推功而不居武帝推誠而委任則君臣兩得矣

韋睿督兵伐魏一戰而敗之魏用鍾離兵百萬精騎萬餘連城四十里嚴結車為陣射以強弩貫楊大眼臂馮道根裝大艦如水軍因風縱火焚其營柵魏師大敗死者十萬斬首如之俘數十萬曠世盛舉可方周瑜謝玄以南方之長乘北方之短善用兵者也夫伐國圖功不用其長以乘彼短又不伺敵之間慮善而後動謂之浪戰其能取勝亦幸而已矣

雅浩博通經史玄象陰陽曉兵法多奇謀自比張良伐赫連昌
夫獲擊蠕蠕虜數百萬擊滅薛永宗渭北賊無一不勝試一代
之傑然處犬羊之國事虎狼之君恃才席寵專制朝權不知進
退昧於事機用其閹邪探之言刊立國史以彰直筆誇口一騰
罪咎四布僚屬胥史駢頸就誅貪求虛名養成宗禍其謀略成
功可方子房其明哲保身則不可同日語矣
慕容恪既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容貌魁偉善經綸世務既授之
以兵臨機多奇策鎮遼東著威望高句驪憚之既卒輔侍累載
有功雋寢疾屬以大將軍之世終攝朝權初晉聞雋死曰中原
可圖桓溫曰恪存所憂方大誅慕容根中外危懼恪容止如常
神色自若而虛襟待物咨詢善才盡心孝養為將不為威嚴專
尚恩信誇大略不拘小節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王僧辯學問該博明左氏傳雖學不穿中而有凌雲之志侯景
反督兵討之大破景兵入據石城景走湘賊陸納破術未僧
討之賊大敗湘州遂平初與陳霸先同事梁同建軍功霸先為
構逆謀忌僧辯軋已以罪誅之烏乎忠義之士每見嫉於亂逆
之人可為世道慨

子謹負祖齊之才值艱難之運首建都關中之策復陳江陵之
謀擊敗陳神兵殺降蠕蠕斬梁主勳業既隆寵任彌篤而事二
益恭處益遜單騎出入深戒漏盈常恐傾覆卒以明法為國
元老全節始終人無間言教訓諸子務在謙退後嗣蕃衍顯榮
周魏之臣鮮能及者抑謙謹之効歟
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齊神武傾國西入連營四十里苦戰凡六
旬士卒殺傷十之四五城終不拔自言生為男子不為降將軍

鎖其子弟至城下臨以白刃恸其降孝寬慷慨激烈人皆感動
守死不回方齊師來攻起土山鑿地道造攻具四面並進孝寬
臨機應變成拒破之其全勝獨克出韓安國之守梁張許之守
睢陽之右真良將也

斜律光多智謀有膂力周賊入寇擊敗之破韋孝寬忠武雄狀
威加敵國齊之關張也不幸立於昏昧之朝與群不肖共事詭
語毀於內謠言聞於外禍若發機一旦屠戮周武聞之赦其境
內再舉東討遂以平齊嘆曰此人若在何能至此夫國必自伐
然後人伐之無罪而殺忠賢鮮不敗亂譚間能覆邦家可畏哉
長孫晟負膂力有將才其圖突厥謂吐厥兵強而坐下處羅睺
姦多而勢弱阿婆首鼠惟強是與交遠而攻離強而舍弱使
其首尾嫌猜心離十數年後乘衅討之可一舉空其國隋

六帝用其計遣使出聘突厥諸部果疑攝圖將四十萬騎入款
玷厥引兵遷還既又阿婆內朝染干外從自是北虜衰矣夷狄
之性暴而喜爭忍而好殺貪而嗜利無上下之禮昧君臣之義
自相攻伐禍不及中國因間討之戾策是矣

楊素少而倜儻不拘小節文武全才議論英發謀略淵深重膺
閩寄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沈舟東下則金陵失險擁騎北伐則
沙漠清墟考績策勳無出其右若守以忠信行以仁義古名將
無以加特其縱橫專事智詐何諛事上巧詆害人營造離宮導
君奢侈廢易家嗣指內傾危卒使社稷丘墟海宇板蕩其御軍
雖嚴將戰輒束人過斬之流血滿前言笑自若殘忍暴酷若是
以才勝德真小人之雄者也

宇文憲性通敏有度量文帝欲任諸子出鎮憲請行年才冠善

於撫綏留心攻術聽訟如流齊人入寇敗之拔河陰二城攻克
晉州破洛汝克并州馭兵有法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憚其
勇略討齊信都一鼓而拔禽任城王諧廣寧王孝衍莫大之功
謙遜不伐以孝友著稱真良將也
韓擒虎其平陳也渡江如履坦途險阻曾無礙滯王濬平吳猶
假舟師之利順流東下擒虎直以精騎五百為諸軍先襲來石
而陷金陵何其神哉其智非過於魏武兵力劣於符堅良以陳
政昏亂群小擅朝上下乖離士無鬪志諸軍並出敵受牽制故
得乘時取勝使叔寶如孫權將臣如周瑜擒虎孤軍深入救死
不暇所遇之時適然耳非良法也
賀若弼自負可為大將觀其器小而志銳有才無德效螿噬之
用可收狗功失駕馭之權必為戎首弼之進用高頻所薦平陳

之後深自矜伐求為內史又求僕射及相楊素弼遂怨望下獄
帝數之曰子有三心大猛嫉妬心自是非人之心無上之心因
踈斥之不用煬帝之世卒以誅死豈忠良之臣哉孟子曰盆成
括小有才未聞君子之道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弼之謂歟
史萬歲討南陵夷蒙翫入朝萬歲納其金寶舍之而還後翫復
叛窮治其事得實高祖責曰為金放賊重勞士馬豈朕意耶因
欲誅之高平進諫而免後竟得罪其貪至是乎身為上將享厚
祿率三軍之衆征萬里之夷功成名遂何求不得反貪貨賂欺
君縱叛一何愚哉馴致刑戮宜也
趙王孝恭討輔公柘將發杯水化血大為不祥士皆失色孝恭
自如曰公柘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水乃賊授首
之祥孝恭可謂能治其心矣使心無主惑於妖怪則軍氣沮喪

安能克敵哉劉裕追盧循麾卒折播沈水衆懼裕曰往年折竿
折而勝賊攻柵而進遂敗盧循李晟討朱泚榮感守歲晟曰天
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竟破朱泚夫人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妖不勝得非心治於內者能然乎

李靖才兼文武唐室初造受命爲將兵鋒所向戰無堅陣取蕭
鄴如拾遺權公柘如振槁海內既定賈餘勇以征四夷北平突
厥西破土谷渾長驅深入莫敢誰何酋豪心殞膽落救死不暇
使唐之威令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爲臣妾一何盛哉與太宗
問答前代之興廢古人之得失中國之事宜四夷之情實兵家
奇正分合之術車騎營陣之法粲然畢舉是知太宗之有大爲
之君靖爲不世出之將整軍振旅建大事功者豈偶然哉
李勣從太宗平竇建德王世充復粵閩征伐四方克突厥而破

高麗勳名赫然與李靖等帝嘉其在黎陽不肯李密以爲絕臣
可託大事剪髮療其疾解衣覆其醉屬以孤幼都督壘州立大
子異圖報効高宗宮帷易奪事擊安危遂良無忌死爭帝猶豫
取決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人遂立武氏斷削唐室幾至淪
胥不忠若是蓋勣善將而已托三尺之孤臨大節不可奪非勣
所能太宗認於委寄惜哉

尉遲恭驍勇絕群躍馬刺雄信勳兵誅隱太子可謂虎臣國之
爪牙矣後侍宴慶善宮怒班君下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責之曰朕常怪漢高時功臣少有全者今視卿所
爲非回祖之過恭始懼自戢終不及禍太宗可謂能駕馭英雄
恭則能折節悔悟後之爲將者可不戒哉
蘇定方凡威異域三國皆生執其主可謂良將矣然非因時也

勢能爾邪唐與制兵以府養馬以監兵精馬良天下無敵重以
太宗神武驅策英豪而任用頡利控弦百萬驚然輕視中國不
數年擒至闕下雷掃風除部落爲虛既而西平高昌焉耆東破
高麗百濟天戈所指必勝必克兵力之雄遠出秦漢後嗣庶其
餘蔭得以坐制四夷英偉之徒既老且死而諸將偉然爭奮屢
取戎捷於塞外如劉仁執裴行儉郭待封李恪王方翼薛仁貴
程務挺者十數輩非特定方而已兵家貴於知強弱虛實爲上
也

薛仁貴方太宗之伐高麗仁貴恃其驍悍欲立戰功乃著白衣
自據巖持戟腰鞬兩弓疾呼而馳所向披靡帝見而異之賞賞
除授既優且渥謂不喜得遼東喜得勇將太宗其善駕馭英雄
乎果以三箭定天山爲唐虎臣非仁貴之勇而有立乃太宗能

用之也夫勇如仁貴而不遇其主者何限李廣之於文帝魏延
之於諸葛皆知而不用用而不盡其才人之處世有幸與不幸
也

裴行儉擒郅支而降遮旬誘伏念而縛溫博兵略優矣其知人
之明御下之恩非賢者不能也夫大將知人最難用人不當必
喪師而誤國行儉所引裨將如程務挺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
黑齒常皆爲名臣何其明邪嚴猛剛暴武士常態至或賊殺無
辜用以快意者有之行儉不然朝廷賜駿馬珍鞍令史私馳之
馬蹶鞍壞懼罪而逃行儉招還不加罪又宴蕃酋將士出外城
珍寶軍吏碎瑪瑙盤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何
其怒邪宜其得人心服

唐休璟舉明經高第授鉞臨戎所至底績爲武威金吾二衛大

將軍西破突厥烏質勒爲諸蕃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法
璟與宰相計議不少既而邊州建請屯置堡盡如其策后嘉其
練知兵事擢參知政事復爲安東都護荐歷邊任自碣石逾四
鎮綿地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記之使居中運籌於用
兵行師寧有遺策而固功乎可謂文武全才矣
張仁愿爲朔方總管以拂雲祠在河北地形雄勝控扼樞會突
厥犯邊必禱於祠而入寇因默啜西伐乘虛築受降城六旬三
城就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
山牧馬朔方無寇損歲費減鎮兵以此知守險設備如陸贄所
謂備封疆守要害整躋遂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練卒劉
悅所謂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
不得還衆爲美計務快戰則勝少而敗多也

王峻第明經爲桂州都督吐蕃寇臨洮峻擊敗之俘獲如積突
厥默啜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股料以三策遷置淮右河南
後又討平蘭池叛胡賜以宮人不受曰臣之事君猶父子詎有
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峻氣貌偉特時謂熊虎而知君臣大
義其賢矣哉

郭元振少有大志爲大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有衰服叩門求
助葬五喪元振舉而與之無少吝一不實名氏上疏言吐蕃乞
和之利突厥吐蕃寇涼州元振涼州都督操練士卒壅關屯田
撫綏夷夏款塞請和烏質勒死其子婆葛謀襲元振元振堅壁
不動翌日吊哭甚哀爲治喪事婆葛感慕入貢其謀略淵深行
義仁恕有文事武備者元振兼之矣

王忠嗣方玄宗之世海宇承平邊臣爭欲生事夷狄以固寵權

忠嗣獨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國力以幸功名議取石堡城謂所得不酬所失帝決意攻取忠嗣勉強出軍李光弼諭以啓讒受禍之語乃曰吾固審得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審爲國豈忍以萬人命易一官哉終以此忤權要至貶而不顧自古將帥未有能操是心者其謀國也忠愛士卒也仁而以身仁其禍後哥舒翰攻石堡城士卒死亡略盡忠嗣又言安祿山必反李林甫惡之抵以死罪而祿山作惜哉

郭子儀之才見於平安史僕固之亂却吐蕃回紇之侵再造王室勲業巍然至其位兼將相權傾中不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較中書令二十四考主無疑心人無間言盛名高節善始善終大事有四一與李光弼初甚不相能及祿山及子儀領節度詔光弼分兵東出光弼請曰一死回守乞免妻子子儀

手曰國亂主遣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詎平巨盜一也變倖擅朝屢遭讒譖奪其兵柄天下洶洶不平子儀朝聞命夕引道別無顧望二也在邠州奏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體爲言子儀曰武臣奏事上多委曲從之疑之也今不從斯厚待我何怪哉三也破吐蕃靈州魚朝恩掌約備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甲冑甲願從子儀以家童十數往會朝恩愧而稱爲長者四也非識量宏遠者乎至如單騎挺身諭回紇破吐蕃之兵收靈臺之捷出於一時之幸會非萬世之常法此乃神明指授豈人力所能及哉

李光弼爲副元帥善謀能戰賞信罰明士卒爭奪攘袂徇國收史思明安太清降李日越以少覆衆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威震華夷戰功爲第一暮年擁兵爲自固之計吐蕃之入寇天

子幸陝促兵入援則遷延不至遂歸徐州以收租賦為辭故田
神功等不復畏懼因以愧恨而卒方魚朝恩程元振用事雖能
踈間大臣而代宗寬仁待光弼至厚決無意外不測之禍光弼
唐之元勳再造王室一旦改其臣節視國難而不救違王命而
不赴宜乎部曲不受約束以憂憤而終非不幸也宜也方諸子
儀有間哉

李抱真為澤潞留後籍民三丁擇一蠲其租稅給以弓矢令閑
自習射歲終大校按籍第能否賞罰三年皆為精兵得六十二
萬不廩於官而府庫實繕甲練兵遂雄山東昭義部兵為諸軍
冠其後田悅朱滔李希烈朱泚李懷光相繼叛閩河南北悉為
盜區獨抱真以數州橫絕其中莫敢櫻鋒肆侮唐太宗治府兵
深得古意五代始制點刺府兵廢而不能頗復點卒不可盡廢

如昭文步兵不可然而行乎列國亦皆能取抱真為法何異
夷狄之使何者法之善何敦厚敦厚以困夫民哉
蓋一時可謂國矣然其受命征討與抱真交惡致大功不成三
叛假竊復信尚結贊之詞與吐蕃會盟平涼卒使大臣奔奉
危宗杜迹其所由皆迷之罪史謂迷者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
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廢功得善救衰敗之之旨如李晟和
解二帥而諭之以利害逆科虜情而審其誦詐高識遠慮賢於
燧多矣

史鑑卷之十五

臣道第十三武臣

李晟方德宗狩奉天朱泚陷京師晟即日治嚴孝忠欲止其行
晟曰天子播越人臣當有舍一息義武欲止吾當以子爲首
與孝忠約昏所過樵蘇無犯李懷光陰與賊表裏河北二叛約
自王武俊李納陷鄆李希烈陷汴晟提孤軍抗群盜以忠義感
人人樂效死聞其家爲賊所質曰陛下安在而恤家乎既克都
城令諸軍曰長安士庶又陷賊庭若震驚豈吊民之意乃執毫
無犯市不易肆謁帝三橋跪陳臣脩瓜牙不能指日破賊致乘
輿再狩乃臣之咎請死伏道左行是事出是言三王之佐莫能
及也非仁義報於心大有過人者能然乎世之人得尺寸之權
即傷人害物立毫髮之功即要君犯上者視晟豈可同日語哉

李愬性不喜殺不尚氣其平淮也得賊將李祐李忠義不誅用
爲腹心以擒吳元濟入城降萬衆不戮一人夫白起降趙卒四
十萬一旦坑之六廣擊匈奴出塞失道而還大將軍衛青欲得
曲折上書報天子責廣之幕府上簿廣因憤之引刀自頸而愬
平蔡州立奇功乃屯兵鞠場以橐駝謁裴度曰此方塞上下分
以矣請因示之三將行事相反蓋世言爲將者多喜殺尚氣喜
殺則不仁尚氣則無禮白起李廣是也史臣贊趙平蔡之功不
及此二事若僕固懷恩平燕趙之亂李懷光解奉天之圍皆若
世之功而不仁無禮以啓禍端迹愬之行事非根於仁義乎
渾瑊初德宗遭賊攻圍之急授瑊詔書千餘日御史大夫實封
五百戶而下募兵得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授詔不足則書
衣以授其不吝爵賞得以專決李懷光敗朱泚泚拒却衆自謂

瑊必不失懷光既失臣節瑊獨收成功與李晟等至其親盟吐
蕃不辨勇詐奔竄苟免常人所不爲而瑊爲之豈其長於城守
短於料敵歟去晟遠矣瑊本蕃部知書謙謹不伐世方之金曰
殫治蕃始終持重猜間不入君子賢之

王彦章奮自行伍目不知書忠義之性與忘俱生嘗曰豹死留
皮人死留名與晉數困莊宗於河上末帝委任之梁未亡也以
主聽不聰群邪擅政屈抑不得逞莊宗入梁欲降而用之彦章
慷慨不屈以死自誓曰臣受梁深恩非死莫報豈有朝事梁而
暮事晉者何面目見太平之人乎壯哉斯言足以立萬世之
臣節若馮道以學古名儒事五朝者姓朝爲仇敵安其位受其
任能無愧乎

郭崇韜爲人也賢許國也忠決策南向八日而破梁受命西討

七旬而與蜀勛業盛矣卒及於難實自取之然而嘗有意於避
權而遲回顧戀不能速決聽騎虎者勢不得下之語結中官以
固寵而讒譖文攻嫌隙既成又欲好兵立功爲久安計是匹夫
懷璧之罪而益千金之資也

石守信周之宿衛將宋太祖代周守信與王審琦高懷德張令
繹張光翰趙彥徽王全贊劉光義米信杜彥士崔彥進田重進
王仁贍董遵晦沈義倫潘美党進石熙載揚業宇皆有推戴功
職居藩鎮手握重兵太祖召守信等宴樂酒酣諷以釋去兵權
出守大藩爲子孫市田宅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懽且約爲
婚姻諸將叩頭謝恩各授外職罷兵柄太祖之德至矣其
亦光武優待雲臺功臣之意而加於厚云諸將與太祖故等亦
非寇讎比也

曹斌初從王全斌平蜀諸將多屠戮彬獨禁止之奉命伐南唐
暮月未下彬與諸將誓城破毋殺一人唐主出降府庫令人檢
視彬一不問兩總樞機五居節鎮功高而志下守清白如寒素
衣止梯紵三子瑋琮瓌皆賢而繼領節鉞人方之鄧高密云
郭進爲將御軍甚嚴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麾下進斬其怯
戰者十餘人其控扼西山逾十年無西顧之憂太祖爲治弟比
於諸王云

曹瑋爲將沉勇有謀習兵法令嚴明善用間諜覘虜情實故戰
勝攻取將兵四十年未嘗失利其鎮天雄契丹使過戎其下曰
曹公在此毋縱騎驅馳其威望尊嚴如此

韓琦范仲淹當西夏趙元昊反琦與范仲淹爲陝西經略使有
謀畧善機變其備敵務持重不急近功不拘小節專以德化綏

懷遠人而人自敬憚時人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又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十萬
甲兵不比大范可欺也琦出將入相名重華夷才兼文武猶唐
郭子儀裴度云

狄青由黥卒為將每戰被髮以銅為面其賊望之如神無不拔
靡尹洙薦之韓琦范仲淹授以左氏傳及秦漢兵事儂智高反
授荆湖宣撫之節討之賊兵大敗斬首虜數千智高遁入大理
殺之函首送京師以功名終或以梁公像及告身以獻青厚贈
而還之謚武襄青為人不驕不伐而多智多才其不附華胃與
郭崇韜異賢矣哉

李綱當高宗初為僕射上十議首言罷講和次言都關中各言取
材東南募兵西北黃潛善延伯彥勸上避敵東南綱言不可二

人構譏諧罷綱綱博學多智善謀忠義之氣凜然貫天日御軍
有法先後奏疏累數百皆有裨國家高宗不究其用惜哉謚忠
定

种師道世為山西名將克京畿制置使金兵至率師入援曰毋
割三鎮地寧增歲幣待姚古兵至虜糧竭必還姚平仲沮之城
遂陷以年老罪許翰奏時多故不宜使虎臣居散地不報師中
師道之弟虜兵還師道以兵逐虜出境後援太原與虜力戰死
姚平仲姚古之子以兵入援而古後期种姚世鎮山西兩家子
弟不相下退居山中九十而終姚友仲為京城統制圍城中最
為有功

宗澤有文武材為東京留守虜至募戰士造戰車據形勝立壁
為壘數擊敗虜東京稍安禽金將王策用其謀知虜之虛實招

兵合百萬請上還京凡二十疏為汪黃所沮憂憤病疽卒臨終語不及家事連呼過河者三遺表力請亟還京闕敢忘尸諫自奉儉素祿入以賑貧之養孤遺澤卒將士半去都人請命其子穎繼父領兵不允以杜克待之酷而無謀諸將不安豪傑壯士皆從盜入謂澤在化盜為兵充代則兵變為盜用人之大其禍如此

張浚初為川陝宣撫冒平兵敗居閑金人入寇復召與趙鼎並相進用正人表裏相應乃命岳飛平楊么韓世忠克淮陽劉光世取壽春岳飛焚蔡劉豫入寇大敗之軍威大震秦檜專主和議譖罷浚檜死復官起廢黜之後風采毅然衛士見之以手加額為樞密使封魏國公金虜移檄索司也或發其情主和者言不可督師江淮講論軍務脩築城堡繕理器械

士勇躍思奮金人大恐湯思退嫉言官劾浚跋扈罷之尋卒

趙鼎為荆蜀督將行言曰張浚有補天之力出使川陝得專黜陟小入爭趨之一不得意則攻訐無不至誣及母妻臣無浚功當此重寄恐是非紛紛後與浚並相鼎好薦敢諫爭入奏上移竹書曰良岳花石之擾亡國今復蹈前轍與浚同心戮力扶持皇綱而屢見譖於小人或復或罷使中興之功無成傷哉為人君者宜鑒之哉

韓世忠初為統制勇冠三軍立大功數十拜少保上署其旗曰忠勇敗金兵於鎮江幾擒兀朮再敗金兵儀真盡擒其突將驍騎世忠標悍過人為中興名將第一其製軍器如浚狃鑿連鎖甲掠陣斧剋敵弓皆其遺法和議成退居杜門隱於釋教封新忠武王

劉錡為東京留守虜兵六十萬攻順昌精兵三千被重甲五人
為五貫以韋索號鐵浮屠翼以拐子馬名長勝軍騎以短兵奮
擊大敗之再至陳州虜望其旗幟而退
張俊為將討江淮盜李成復三郡而降成稱為名將然附會秦
檜疾岳飛君子譏之不齒
岳飛少負氣節好左氏傳孫吳兵法引弓百斤應募忠義用兵
以寡敵衆前後大小百戰未嘗敗績兵八百破金人五萬捷
八千破十萬背嵬五百破兀朮十萬平李成擒楊么上賜金絲
袍金帶衣甲署旗曰精忠秦檜主和諷上詔飛班師飛拜曰臣
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誤國者秦檜也兀朮移書抵
檜必殺岳飛張俊贊之檜誣飛謀反并其子雲殺之而
功不復成矣孝宗有志恢復思岳飛求其後官之封鄂武穆王

無補矣然忠義之氣存於天地葬西湖墓

故皆南向異如此

吳玠為西蜀安撫沉毅尚氣節邊境無虞進官開府謚武安王
子璘弟璘御兵有法士樂為用鎮蜀二十年恩威交著拜大傅
封新安郡武順王子挺襲

董俊少勤涉書史善騎射從元太祖為元師累立戰功圓真定
攻汴梁歸德力戰死俊忠實自許不為夷險少移臨陣勇義異
衆立矢石間怡然無懼善戰而不妄殺人軍政寬明人樂為用
嚴實以所部八州三十萬衆歸元太祖行尚書事諸將每欲屠
城實戒以不殺城破以金繒贖俘囚賑饑餉封魯國謚武惠子
孫世為顯官東平賢士多所薦云
木華黎亂刺兒氏為人勇毅多智猿臂善射挽二石乃事太祖

以忠勇稱與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温號掇里班曲律罕言四傑也開國元勳無出其右封魯國忠武王

伯頽蒙古八隣人以中書左丞伐宋呂師夔賈四道降不許似

使國璽降表至伯頽以宋后幼主至燕都世祖崩百官總已以

聽明年薨深畧善斷將百萬衆如將一人人仰之如神破宋不

殺一人裝唯衣食口不言功封淮安忠武人方之曹彬云

阿木兀良沉幾有智略臨陣勇決氣蓋萬人伐宋平淮功多上

賞封淮南王

阿里海牙畏吾人事世祖取襄陽平武昌長沙所至不殺發虜

賊荒以功封楚武定

沮墀剛竹帶人偉貌長身勇力多謀略領兵平蜀拜都元帥

李恒於彌山世爲西夏國主爲益都淄萊萬戶伐宋有功拜荆

湖左丞征交趾封滕忠敏公

張弘範伐宋爲前鋒攻揚州斬首萬級張世傑焦山之戰弘範

涉衛之宋師敗從董文炳趨臨安授江東宣尉征廣東宋舟師

聚崖山弘範入大洋相距李恒舟師亦至合攻宋舟大潰陸秀

夫抱幼主赴水死世傑南走風壞舟死于海勒功磨崖還朝而

卒封武略淮陽王

察罕帖木兒穎川沉丘人探馬赤軍因亂仗義起兵有功爲汝

寧達魯花赤汝穎賊李武崔德破潼關察罕拔之陝西左丞字

羅帖木兒跋扈與察罕相攻尋遣其子橫麻帖木兒貢糧燕京

察罕總兵討山東下東平田豐降又圍益州田豐王士誠復叛

陰遣人刺殺察罕

擴廓帖木兒代父總兵爲中書平章收益都擒六百人斬首八百級益都破田豐伏誅詔旌其忠烈立廟死所謚忠襄王擴廓拜右丞相烏乎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據忠效義出於草澤之人真偉然特立大丈夫也同時有信陽羅山人李思齊共起義兵思齊以功知汝寧府陞四川右丞思齊未變臣節愧察罕多矣

王英邦傑性剛果有大節膂力過人善騎射襲父千九職善用雙刀人稱雙刀王多戰功平丘大老擒劉貴椎蔡五九降張思齊陞海北宣尉年九十退老居益都憤毛貴叛逆不食而終詔旌異之曰不食寇粟餓死芹泉有夷齊之風臣之清者也

史鑑卷之十五

史鑑卷之十六

臣道第十四文臣

司馬遷作史記傳儒林歷代因之蓋文章之士鍾光嶽之英華明聖賢之義理言出夫情性之真事覈夫古今之實如雲漢之昭垂不能不爲章于天如山川之融結不能不成象于地出而顯者黼黻經綸帝制議札制度考古援今處而隱者探賸義理涵泳性情著書立言褒善貶惡且文章關係氣運氣運盛文亦盛衰則俱衰六經而下先秦兩漢盛矣六朝一變而委靡唐開元大曆復盛五季又復卑陋宋慶曆乾道復盛本厚而未盛器大而聲宏元氏延祐天曆混一朝南文風振古聲音之道與政相適謂非鍾光嶽之英華關天地之盛衰者乎聖人之文載之道者謂之經易書詩春秋二禮是也傳易者有卜子夏京房

延壽王弼何晏施雠孟喜梁丘賀傳書者伏生夏侯勝歐陽生
夏侯建黃霸孔安國傳詩者申公轅固毛萇后蒼韓嬰帝賢匡
衡邊生白公傳春秋者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嚴彭祖顏安樂
傳禮者高堂生戴勝戴德是也漢宣帝命蕭望之等講五經同
異於石渠閣章帝又命丁鴻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班固等議五
經於白虎觀靈帝又命正五經文字仰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之刻于大李唐太宗命孔穎達等撰五經疏曰正義與鄭衆
鄭玄注並傳不過章句訓詁而已聖賢微言奧義文理錯舛終
莫辨正直至宋程頤朱熹始撰易傳義蔡沈撰書傳熹撰詩傳
胡安國撰春秋傳張洽翊之唯周禮一經漢河間獻王購得之
夫冬官司空一篇刊歆補以考工記元臨川吳澄考定周禮五
官取地官司徒圻維邦土者補冬官司空又取二戴記冠昏諸

義補儀禮傳十七篇刪削二戴記之未紀者爲禮記八篇欲註
未就而卒璧受業於澄之長孫當遂撰三禮考註三十七卷藏
之于家朱熹又撰四書集註章句考定古文孝經刊誤璧僭寫
衍義獨周易一經揚雄撰太玄以准易司馬光作潛虛以擬玄
邵雍作皇極經世書蔡元定作易啓蒙五經遂就正矣史則創
自春秋而下司馬遷作史記變春秋編年爲本紀世家表書列
傳劉向揚雄稱其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而事核不虛
美隱惡班固繼遷作西漢書范曄作東漢書陳壽作三國志唐
太宗製晉史沈約作宋史蕭子顯作齊書姚思廉作梁書傅縡
作陳書魏徵作隋書曹壽作南北史歐陽脩作唐書五代史歐
陽玄揭傒斯作宋遼金三史宋濂王禕作元史繼春秋編年司
馬光資治通鑑朱熹綱目也聖人之文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

月之毋不臨照雨露之無不潤澤風霆之無不誅擊日用云爲
動靜語默各有當然之理爲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賢人
之文上則著日月星辰之象下則推禮樂制度之原述山川草
木之宜達人物古今之變經綸帝制黼黻皇猷發潛德誅姦諛
厚人倫美教化戰國之世王道下衰聖人不作異端縱橫處士
橫議邪說暴行又作周柱下史李耳作道德五千言曰老子鄭
人列禦寇著書曰列子蒙人莊周著書曰莊子其辭虛誕怪誕
楚人荀况著書曰荀子雜而不純又有申子韓子談刑名管子
晏子主霸術他若揚雄之書曰揚子王通之書曰文中子又有
文子抱朴子鶡冠子尤倉子淮南子鬻子劉子公孫龍子尹文
子商子鄧析子子華子孔叢子聲隅子墨子之類無補於世春
秋之世屈原懷忠君愛國之心罹邪佞讒說之謗作爲離騷楚

辭以摠其憤效而作者宋玉也漢初董仲舒陳天人之策賈誼
上治安之書則明誼利正風俗而時不用若司馬相如揚雄之
詞賦則誇張盛美非正大之論也文章則王褒劉向創其始至
李唐張說蘇頲擅燕許筆之名未聞性道唐開天策府若杜如
暉房玄齡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
時蘇勗子志寧蘇世長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
薛收凡十八人號瀛李士惟許敬宗小人耳至韓愈挺然特出
文體一變法度森嚴排斥百家抵轢魏晉上稽秦漢和之者柳
宗元皇甫湜李翱張籍李翰也歷五代復弊歐陽脩與尹洙倡
爲古文上宗韓愈和之者蘇洵及二子軾轍王安石魯鞏黃庭
堅陳無已秦觀張耒晁無咎也南宋則有周必大楊萬里謝諤
歐陽守道劉辰翁金有元好問元有劉因郝經程鉅夫姚燧盧

摯間復鄧文原袁桶元明善郭貫劉賡虞集馬祖常張起岩字
水魯卿歐陽玄揭傒斯許友益黃潛柳貫龍仁夫劉岳申劉詵
許有壬宋本李好文李孝光張翥陳旅或掌台衡或官禁苑或
掌文臺或教成均與唐宋諸子並驅爭先偉矣詩則倡自常孟
四言蘇武李陵變爲五言而張衡仍法離騷建安中曹植王粲
陳琳劉楨孔融徐幹阮瑀應瑒音韻鏗鏘有蘇李遺意他若阮
籍左思陸機陸雲顏延之嵇康謝朓靈運惠連沈約陰鏗何遜
庾信鮑昭張載張協而下則綺章繪句揣合低昂流連光景樂
淫哀傷唯陶潛之詞古淡超出輩流唐初楊炯王勃盧照隣駱
賓王變六朝綺靡之習陳伯玉宋之問蘇頲張說崔融李嶠沈
佺期杜審言又變開元之盛李白以天縱之才淵源之李不事
雕琢長辭短歌各典雅杜甫讀書萬卷下筆如神備衆體臻

衆妙歌行律選各極其工稱一時詩文後有作者無能及之和
之者王維孟浩然岑參高適儲光羲賈至李頎韋應物音調高古
氣宇雄邁誠治世之音天曆貞元有盧綸李端錢起郎君胄皇
甫曾司空曙戴倫耿緯夏侯審祖詠吉中李翺栩皇甫冉劉長
卿苗發元稹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孟郊王建張籍盧仝
李賀各自名家刊落陳俗奇々怪々橫警爭馳至太和有杜牧
姚合賈島李商隱温庭筠許渾則又一變矣五代不足論宋歐
陽脩王安石梅堯臣蘇軾蘇轍黃庭堅陳無已陸游又成一
家非復漢唐之音矣惟朱熹感興諸作義理淵深音調高古文天
祥則忠肝義膽形於言辭元初風氣渾厚文運之盛高軼漢唐
劉因盧摯倡之虞集袁桶元明善鄧文原趙孟頫楊載范梈馬
伯常揭傒斯李洞薩都刺張翥劉詵吳當輩與李雄才長辭短

什膾炙人口雋永不忘元季又有萬頃周湏辛敬楊士弘劉楚
劉永之稱江西才子光嶽英華萃於百年猗歟盛哉

字李則自倉頡為科斗蟲魚鳥迹蕤葉之形周史籀作大篆秦
李斯作小篆岐陽之鼓鄒嶧山之碑卓絕千古程邈隸書蔡邕
石經大備史游索靖變體作急就章鍾繇之真張芝之草超然
絕倫王羲之父子為行草妙絕古今唐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
薛稷柳公權李陽冰李邕張旭韓擇木蔡有隣僧智永懷素顏
真卿各成一家縱橫變化妍美神奇宋米黻蘇軾蔡襄黃庭堅
亦自清絕金王子端書法懷素元趙孟頫敬儼鮮于樞變變周
伯琦虞集范梈四體書法不愧古人各極其精美矣至矣

臣道第十五高節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有志之士始能凌高節抗浮雲視富

貴功名如棄屣拾芥節義者天下之大閘剛毅不屈者已重而
物輕也畏懦消沮者已輕而物重也不以貧賤累其心而知編
袍之為貴不以利祿移其志則知圭華有可樂不為樹皮不為
威惕雖天下勿顧白刃可蹈凜如秋霜屹如砥柱故志道德者
功名不足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不然則患得患
失無所不至觀箕山之迹尚存嚴瀨之名不朽然世不教之見
也彼同候於公卿之門而奔走於形勢之途足趑趄而口囁嚅
者為何如哉

巢父堯時隱者構木為巢堯欲遜位許由告巢父巢父曰非吾
友也不樂洗耳清泠拭目而去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
驅牛不飲而還爵之以天下勿顧非高尚其事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齊不立夷曰父命逃去齊

亦逃隱于首陽山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孔子稱為古之賢人孟子稱聖之清視篡弒於奪者為何如也段干木不受魏文侯之徵踰垣而逃文侯過其閭必式一則守道不回一則尊賢重道

嚴光子陵漢光武之故人帝即位光隱身不見物色訪之披羊裘釣澤中召至除課議大夫辭歸富春非光之德不能致光武之重非光武之量豈足遂先生之高君臣俱賢矣周黨王良王成受徵伏而不謁范升奏其偃蹇驕悍鈞采沽名帝曰古有不賓之臣各行其志賜帛四十匹罷之徐稚姜肱袁閻韋著李曇陳蕃為其有隱德安車徵之不至魏桓帝徵之桓曰干祿所以行志寵可捐乎既馬可減乎權廢可去乎或曰不可桓曰志不行焉用仕非隱居以求其志乎

逢萌見王氏專權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桂冠東門知幾其神乎海福亦以王氏棄妻子不知所之

管寧華歆避地遼東三十年累徵不至

陶潛淵明為彭澤令郡督郵至吏白束帶見之潛曰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及劉裕篡晉潛不仕宋惟書甲子以詩酒自娛賦歸去來辭號靖節處士

陳搏累召辭歸華山賜號希夷先生

林逋君復召至辭歸孤山賜以粟帛錫號和靖處士

臣道第十六

忠義

孔子曰殺身以求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是禮義者忠君之大本也然忠臣烈士不見於治朝必著于亂世故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深可悲矣忠者盡己之稱治世之忠若臯陶陳克

艱之謨以裨補闕漏維持王家亂世之忠若張巡之死守封疆以奮揚激烈扶植綱常嗚呼人誰無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泰山可移節不可屈非浩然之氣養之有素烏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哉夫忠烈之臣豈不知天命之去國事之非而冒白刃以死者其意以爲委質爲臣有死無貳天運難挽此心宜堅視世之含垢忍耻以竊祿偷生朝爲仇敵暮爲君臣者飛走不若也閔龍逢見夏桀淫虐不道而極諫桀殺之比干見商紂暴虐不道諫紂殺之而剗其心伍員由楚奔吳吳破越越請成負諫不從吳王夫差賜劍而死程嬰公孫杵臼爲趙朔之客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有遺腹子武賈索之二人始以他兒殺之杵臼死于難武長復仇滅賈嬰亦自殺杵臼不忘君恩

豫讓智伯之臣也趙襄子殺智伯讓爲報仇伏橋下室廁襄子殺之或責讓讓曰以愧後世爲人臣懷二心者田橫齊公子秦亂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高祖即位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必誅橫與二客至洛陽自到五百人聞之皆自殺何其忠義之激於人心如是哉蘇武受命持節使匈奴單于拘而降之不屈使牧羝海上十九年武齧雪咽氈漢使至取歸畫像麒麟閣龔勝王莽遣璽書迎之稱疾卧不起以印綬加其身不食而死荀彧嫉曹操欲革漢命飲藥而死嵇紹晉成都王穎反與惠帝戰紹以身衛帝而被殺卞壺因蘇峻反力戰兵敗父子同死袁粲阮攸之同謀誅蕭道成父子俱死

顏杲卿起兵討安祿山死節常山
張巡許遠同守睢陽兵孤援絕食盡偕南霁雲雷萬春三十六
人俱遇害

顏真卿起兵平原討安祿山後李希烈反奉命諭之遂遇害
段秀實朱泚反秀實誅泚不克以笏擊泚罵而死
劉翹京兆人官建州以開國致仕因家焉居官廉明為政慈惠
或收寇或決獄或賑貧或極難活人無數義心仁公所至人則
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劉頌收峒寇有功死謚忠簡孫劉純
收邵寇賜廟封忠烈從孫劉詒死真定謚忠顯詒子劉子羽死
謚忠定子羽子劉琪謚忠肅世稱麻沙五忠劉氏
李若水呂好問馬伸張旂吳給吳鉞朱彥純徐仁張叔夜何臬
吳革何步慶張克戩賈亶俱死金難

楊邦乂死節遼康通判

史抗安撫代州父子三人戰死

錫均死真定鈐轄

李洵死崇陽令

李熙靖孫逢嫉張邦昌不食死

中山守陳遵真定守李邈經畧使唐皇淮寧守向子韶提刑郭

永河中守郭仲遠經畧使郭忠孝城陷不屈遇害

少保右丞相文天祥百戰勤王三禽三逸兵敗繫燕獄七年被

殺

丞相陸秀夫抱幼主赴海死

少保張世傑力戰死于海舟

池州守趙昂發城陷不屈死

湖南安撫李芾自殺

丞相江萬里制置謝枋得不食死

南劍守江萬里被殺

淮南左丞余闕守安慶七年閏門

江州守李黼被殺

丞相福壽死節建康

平章泰不札與海寇方國亦戰海中死

高郵守李齊死于張士誠之難

荆門守聶炳廣東宣慰周冕四川提學周鏞臨武戶劉畔孫信

豐戶李廉袁州錄事龍元同死于紅

江西僉事伯顏死磁州

臣道第十七 剛直

上有聖明之君下有剛直之臣好諛者人之常情納諫者君之令德人君不逆忠言忠言於是乎進人君樂聞讜論讜論於是乎伸蓋忠言逆耳利於事苦口毒藥利於病直臣極諫非難明君納諫為難也若拚檻之不脩強項之受賞君臣之間兩盡其道視曲學以阿世尸位而素餐者豈不大有徑庭若聲色詭譎足以拒人於千里之外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况剝剖諫如商紂載以鷓夷如夫差者乎
任座言魏文侯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何謂仁君文侯賢之
周舍直諫趙簡子簡子稱其諤諤
汲黯言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帝言汲黯之慙
蓋寬饒言方今以刑名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朱雲攀殿檻借上方斬馬劍斬佞臣張禹

董宣爲洛陽令殺公主蒼頭強項不拜

張綱嫉梁冀跋扈埋車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桓典爲御史彈劾還避權貴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蘇章爲常州刺史按故人清河太守賊先設酒甚歡守曰人有

一天我有二天章曰飲酒私恩明日舉行公法

司徒韓歆指陳光武歲凶失德

冀州刺史朱穆案宦官葬用玉棺剖棺戮屍

司隸校尉鮑永劾帝叔趙王良不法

魏徵好犯顏直諫太宗盛怒徵神色不移奏陛下比貞觀不乞

終十條上曰以人爲鑑可明得失徵歿朕亡一鑑

韓休爲人峭直上或宴游問休知否言訖諫疏已至

爲年今權懷恩嚴殺剛正人莫敢犯

陳倉尉劉仁執拘殺都尉魯寧不法帝嘉其剛直

柳渾剛直宰相張延賞戒之渾曰頭可斷舌不可禁

劉蕡對策直言宦官專權下第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寧

無厚顏

馬知節斥王欽若曰讀盡劄子莫瞞官家

姚坦之諫宋益王作假山但見血山安得假山謂竭民膏血也

史鑑卷之十七

臣道第十八 廉潔

君子小人之分天理人欲之判君子尚者仁義道德小人所尚
聲色貨財仁義道德足以濟世安民聲色貨財足以殞身亡家
孔子疏食飲水顏子陋巷簞瓢樂在其中仲由衣敝緼袍而不
耻孟子食前方丈得志不為理欲義利二者不可以兩立也紂
以鹿臺聚財鉅橋盈粟而亡國王愷石崇以粘釜蠟薪珊瑚錦
障而亡家是以夫子罕言利孟子言仁義不言利然能知理欲
義利之判者幾何人哉

楊震除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昌邑令王密夜懷金十斤遺
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羊續守南陽府丞獻生魚續受而懸之丞再獻續出前魚以示

侍前宰壽春初至以黃牛牝駕車歲餘生犢去官留犢曰是此土所生者

褚瑤宰烏傷任滿單舟歸庶子楊衡索土宜抽竹與之曰東南之美唯竹貞而有節且耐歲寒

鍾離意為尚書令交趾守張恢坐贓伏法詔賜群臣意得珠不拜曰孔子飲渴於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故不拜賍物帝曰清乎賜錢二十萬

吳隱之刺廣州地有貪泉云飲者懷貪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軟懷千金縱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范丹宰萊蕪居官廉潔民謠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趙仁軌貳守齊州隣有桑椹落其家拾還之去官父老曰公居官水火不交不敢以酒錢請酌以水仁軌飲之

劉寵守會稽稱廉平徵為將作大匠五六叟各持百錢以送曰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來扶送寵曰吾何政能及公言勤苦父老選一大錢受之

裴度微時至一廟見一玉帶遺案上闌無人守之以俟尋有婦至求帶還之無留難後遇相者曰公當大拜面有陰德文見果入為相

竇禹鈞於廟中得一囊視之玉帶白金禹鈞守之有婦携二兒至曰夫有罪求玉帶白金賄當路今失之夫亡矣母子寧死禹鈞還之果生五子俱貴顯

范仲淹幼孤隨母適鄒平朱氏讀書長白山中食貧冷粥一盂

畫爲四塊斷齏數莖朝暮食之忽見白鼠出入戶穴掘穴得金
仍掩之不取一物後知青州寺回祿僧求資助命啓鼠穴金具
存

包極知端州端產硯解官不取一硯

余靖安撫廣西官滿不帶南州一物

趙抃每之官止携一琴一鶴不取一物謚曰清獻

賈黃中守昇州府舍封一室啓之得李氏珠寶數十篋皆未著

籍表上之宋太宗曰非黃中廉淡則亡國之寶害人賜錢三十

萬

臣道第十九 酷虐

舜命臯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惟刑之恤聖人惟以好生不殺存
心酷吏專以嚴刑峻法加意夫人命至重焉下車而泣罪人滿

祝網恩及禽獸文王視民如傷以炮烙爲媚婦之戲者是何心
哉必當致其忠愛求其簡字曰審克者以公而滅私曰閱實者
以情而定罪雖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况爲鍛鍊羅織之法
者傷天地之和氣亂先王之典章不察情之重輕不審事之過
誤深文巧誣濫及於非辜吹毛求疵罔有于辭也刑罰不中使
民無所措手足淫刑以逞則國家隨受其殃甚哉酷吏之慘也
商鞅事秦孝公變法爲什五相收連坐不告姦腰斬告姦與斬
敵同賞匿姦與降敵同罪私闘輕重被刑事末利急貧者舉爲
收擊太子犯法刑其師傅步過六尺者罰弃灰於道者刑臨渭
論囚渭水盡赤後罪亡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無驗坐之嘆曰
爲法自弊亦至此哉

李斯相秦言諸生李古非今心非巷議於是下令焚詩書百家

之語坑犯禁五百之儒腰斬咸陽禍夷三族二帝三王以仁厚而國祚延長秦用酷吏而國祚短促酷吏之禍可畏如此哉張湯趙禹定律深文作見知法杜周義縱王溫舒皆深文峻法自羅憲章索元禮周興來俊臣萬國俊吉頊侯思止王義弘等肆為殘忠峻法嚴刑樸羅織經大枷有定百脉突起吼死猪愁火甕等刑甚於狼虎視人命如草芥用刑憲如飲食請君入甕以身膺之何怪也

臣道第二十諛佞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君之任臣比以國柄安危係之故授以重爵賜以厚祿俾之安富尊榮臣之事君受其爵祿尊榮係之故竭其忠誠補其闕畧俾之國泰民

安夫何巧佞之臣媿嬰苟容含垢忍耻假托儒術緣飾虛文劇秦美新稱頌功德以售姦邪以濟諛佞以竊祿偷生有醜面目自儕犬豕自比倡優夫權臣竊柄尚未敢肆然無忌必由諛佞之人陰贊默助養成亂逆之禍是巧佞奔趨之徒宜聖人之拒絕也投之有昊夫何怪哉

谷永博學通經材茂能高以方正直言敷陳日食地震之災異請絕群小之私免不正之詔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獄寢初陵之作其意切直後附王鳳陰欲自托災異數見更為游說以濟姦邪先後不同真小人之尤也

張禹早通經術位登師傅代王商為相甚見尊寵然多置腴田財物嗜音樂為宴遊年老請陵廟出遊之道為瑩冢求遷婚官王氏專權上天示變吏數上言取決於禹禹謬曰春秋災異之

意深遠難見不敢譏切王氏以啓篡逆之禍其經學有餘而行
不足人稱西漢之亡以禹而朱雲所以乞斬其頭果非過也
孔光博學通經明習禮制貴爲師保相輔知上欲尊寵蓋賢下
車拜謁是時王莽謀逆士之高潔者不引去則繼以死如龔勝
鮑宣何武之流光進不能死節退不能引去反與馬宮稱莽功
德比周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奚用經學爲也
桓榮爲太子少傅無所建明阿附苟容陳其車馬印綬夸耀於
人曰稽古之力及爲五更益加尊禮無非諂諛固祿保位何足
道哉周
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諉曰萬事不理
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溫柔謹懇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
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字文士及諛佞太宗太宗曰古云佞臣乃知是次

江總齊梁及陳世執朝政阿諛苟容馴致亡國

李吉甫爲宰相不知輔主正道諷憲宗天下太平宜爲宴樂又
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李絳斥之憲宗曰吉甫專爲悅
媚李絳真宰相也

馮道累朝師保淳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其榮遇温公曰
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
曾無愧怍何足道哉

王欽若爲相傾巧矯誕每奏事必懷數奏出一二而匿其餘退
稱上旨行之馬知節詰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其大惡導其宗
誕絳天書貽笑千古

丁謂與欽若劉承珪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時號五鬼寇準言

於真宗曰丁謂小人不可輔少主由是怨準竟陷準於非辜後
上禮移山陵貶崖州司戶

張士遜為相依阿取容人目為和鼓

陳堯叟為相強力明辨多任智數

盧多遜為相巧辯取容

王隨為相虛庸邪諂無所建明

劉沆為相阿附諂諛取合上意

韓絳為相阿附王安石遵守新法人稱傳法沙門

鄧綰為中丞上書諫安石比伊呂

常秩為正言諛附安石

曾布阿附安石以執國政

臣道第三十卷部

書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在人主能辨之也忠良之臣以直言

極諫逆君之耳致君之憎姦邪之臣以甘言媚語惑君之心

君之寵甚者杜絕言路壅蔽聰明播弄朝綱變置國法口密腹

刺面藍鬼色陰贊和議以竊富貴以濫勛封貴極朝廷權傾人

主馴致誤國誤民誤天下殞身亡家夷宗滅族而不止也人主

且墮其計苦不自知非惟昏庸之君受其欺罔聰明之主亦受

制御信之如著龜倚之若心腹是猶嘉木之生蠹蟲玩日愒時

底于朽死悲夫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妃嬪伺候上旨城府深密口蜜

腹劍老姦巨猾無逃其術

楊國忠善窺伺上意變惡逢迎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懾

祿山之亂玄宗誅之

盧杞藍面鬼色有口辨性陰狡起勢立威引進裴延齡同惡相濟

裴延齡詭詐欺罔啖上以利慾讒短陸贄陽城斥其姦邪

李宗閔牛僧孺李逢吉先後執政進用張文新等十六人附麗

名八關十六子排擯李德裕構成朋黨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為

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以乘間而入

王安石初參大政變舊章行新法以收利權呂誨劾其大姦似

忠大詐似信矯蹇慢上陰賊害物蘇洵論其合王衍盧杞為一

人

呂惠卿王安石薦之曰學行非唯今人罕比前世儒者亦未易之

儼及得勢恐安石軋已攻擊其短御史劾其欺君結鄰肆姦作

偽

蔡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初附安石行新法起大議以誦忠

良晚擠安石反覆無常

蔡京與弟卞章博邢恕同興姦利時海宇承平帑度盈溢京勸

上奢侈專掌國樞子攸儻條孫行皆官禁苑侍從收妻出入宮

掖父子險譎無智讒害忠良興元祐黨籍貶斥名臣大學生陳

東請誅六賊謂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孝先劾當豐身豫大之

運以驕奢為佚為榮窮極土木之工而良岳花石之役興崇信

道教而冊號道君聚斂無厭海內怨黷誤童貫之密議約金國

以攻遼京被劾叩頭祈哀無復廉耻六賊雖遭譴死海宇為之

佛騰國家之亡由此妖孽可勝悼哉人臣於此足為深戒

黃濟善汪伯彥二人並相專權自恣讒害忠良阿諛苟容壅蔽

聰聽李綱宗澤排沮百端

秦檜陰險巧佞阿附苟容受張浚趙鼎所薦反目相擠力主議和諱言邊事壅蔽聖聽專執朝權跋扈不臣鉗制君父起一德格天之閣安比阿衡竄趙鼎殺岳飛壞中興恢復之計天地大義之不立使高宗抱恨於終天父子罪惡貫盈姻鄙咸遭誅戮不足以償民怨

韓侂胄專權黷貨竊掌兵權誤國欺君排擊善類僭擬天子朝廷側足函首金人何補國事

史彌遠父子專權廢置天子竊取王封子孫滿朝大肆姦惡更比王莽司馬炎朝廷終不悟

賈似道少落魄游俠專秉國柄妄稱師臣任用儉邪擯斥忠直欺君賣國輕敵喪師雖誅何補

臣道第二十二

國家將興必生命世之臣國家將亡必生叛逆之賊雖天心之厭亂亦人謀之弗弇孔子備春秋明夫綱常正夫名分誅姦諛發潛德述天統正人心俾亂臣賊子知所懼也夫天統至重不可以妄干天威至嚴不可以苟有聖人之德天之曆數在躬干上天之威天之刑罰貶厥後亂逆之徒潛運逆謀妄竊國柄或欺人之孤假以世柄事干戈相屠戮變置社稷禍延生民人心難回天怒降罰事無一成遺臭千古

徐偃王竊姓徐子徐夷作亂周穆王命主東方諸侯徐子自以爲天瑞偃王作亂朝三十六國王命楚伐徐偃王走彭城

彭越故楚將歸漢爲相國滅項羽封梁王陳豨約謀反高祖擒越歸而醢之

陳豨爲相國封陽夏侯韓信勸之畔豨遂反高帝擊而斬之
黥布封淮南王見韓信彭越死懼禍及謀反高祖擊之走江南
被殺

盧綰爲相國與高祖同年月日生以反被誅

董卓以何進袁紹之召性資殘忍脅制朝廷廢主遷都焚燒宮
闕州郡稱兵征討卓死而天下大亂所謂惡螫而斷虜灼蠹而
焚株者矣

王敦驕恣恃功陰懷異志總攬兵權睥睨神器潛謀篡逆竟干
天誅

蘇峻踵迹王敦專權自恣舉兵犯關志在不臣終遭夷戮
桓溫因殷浩之敗手握重兵執漢主而敗秦兵自恃奇勳陰懷
異志有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語妄受九錫之榮深

行伊霍之事擅自廢立立大威權公議凜然不副所望建節入
朝京都洶洶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天心厭禍不永其齡子玄長
惡不悛竟成叛逆人心思晉豪傑雲興劉裕奮起草野一鼓而
進大勝玄兵殄殲其族快哉快哉

侯景初事高歡知其跋扈堪敵景者慕容紹宗果然不臣叛降
西魏不逞所欲復附于梁梁武帝無謀輕納降叛反覆背義
逆舉兵圍逼臺城梁帝困厄武皇暴崩簡文被廢昧於先見莫
悔並膺陳霸先王僧辯共起兵討景景敗死而梁滅於陳善惡
之報捷於影響

安祿山史思明本營州雜胡部落破散遁身歸唐狡黠驍勇列
職戎行討虜喪師名在死籍守珪擬以軍令九齡知其反相玄
宗昏昧溺愛不明非惟寵以尊官縱之瀆亂宮壺養成內禍大

逞邪謀漁陽擊鼓震驚函關險隘不守致萬乘蒙塵九廟焚毀
生民塗炭軒冕泥途使郭李不生社稷已非唐矣犬羊種類父
子相屠非人力所能為實天心之厭禍也

李希烈反蔡州自稱天下都元師兩河用兵府庫空乏括民錢
增賦稅稅間架除陌錢且不給入寇襄城發涇原等道掠之節
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軍弗及作亂德宗奔奉天朱泚乘
亂友希烈僭稱大楚皇帝命顏真卿諭之為希烈所殺淮西將
陳仙奇又殺希烈以降朱泚為太尉李希烈反亂兵奉泚為主
僭稱大秦皇帝德宗奔奉天李晟渾瑊擊泚斬之
僕固懷恩因破朱泚有功謀反郭子儀討誅之泚初仗義反為
惡逆天道豈爾容邪

吳元濟世將淮西不庭五十年中丞裴度領兵平蔡裨將李愬

用賊將李祐計夜入蔡州擒元濟檻送京師烏乎唐之中世藩
鎮跋扈者多未有如淮西之負固一旦平復謂非天乎

黃巢初業進士不第而謀逆哀集與賴南北交馳所至創殘生
靈荼毒藩鎮雖殺皆巢之流李克用克之唐宗已不振矣

趙元昊累世不臣負固跋扈或順或逆反覆無常雖納款稱臣
歲賜金幣累萬疲弊中國流禍生靈僭稱大夏皇帝與宋始終

吳職世將西蜀世篤志貞韓侂胄責督出兵激職謀逆不奉正
朔僭擬乘輿揚巨源設謀告安丙舉兵誅職遂平西蜀

史記卷之十八

臣道第二十三 五胡

天昭寶位必傳正統於聖人地闢瑤京必授輿圖於明主天地
有時而門君臣無統而乖禮樂崩頹綱常廢墜碑封疆之失守
致胡羯以亂華中原汗犬羊之腥黎庶遭虎狼之毒染被髮左
衽之習公雕題交趾之風親之為父子逆之為寇讎宗之為君
臣悖之為仇敵儕人倫於物類辱軒冕於泥塗雖不能圜合於
朔南而未免瓜分於土宇其興也由汙合而追隨其亡也遂互
吞而殄絕豈天心之厭禍抑人謀之弗威其族之大者各舉大
蹄其間乘時而起者又弑篡而得之篡奪相承滅絕倫理其得
之也以非道其失之也亦以非道天理不誣信矣哉

晉自遷江左五胡亂華中原雲擾正統不絕如線而夷人分裂

雜據者不可勝計

前趙劉淵以匈奴遺種首倡禍階奄有河汾蠶起之衆輻奏歸
之石勒王弥輩皆北面稱臣是為前趙劉聰弒主自立逞其兵
力遂陷兩都執辱二帝腥羶帝宅汙染神鄉斬戮忠諫矯誣上
天專行無道身死未幾禍不旋踵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
禍又及墳火延宗廟天譴若此良可畏夫曜以疎族嘗助桀虐
濁亂中華遭斬隼之難與師討賊遂竊鴻名揚戈隴阪則傳安
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豪也又乘高候之捷驟
恃而驕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取禍迹其凶虛天其舍
諸淵聰曜三世二十六載石勒取之
後趙石勒以胡羯餓隸隨群淵聰煽茲凶焰是為後趙威制都
邑並害黎元豈天厭晉德假一孽賊何倘祖之酷也觀士為

臨危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有刀鷹為股眩張賓為謀
主孔萇為爪牙徐光為籌畫東禽荀晞北取王浚西走劉琨北
舉兗豫如拾地芥劉曜恃威長驅伊洛欲并山東勒舉鞭一麾
曜惛然就縛遂奄中區擁舊都而抗王室擁璫裘襲冠帶釋介
冑開庠序鄰敵畏威而納款絕域承風而獻貢亦一時之凶豪
然肉未寒妻子不保虎以悍矣之資濟貪狡之志殺孤奪位恃
詐凌人暴虐窮奢敗獵亡度宮室盛興自謂非天崩地陷抱子
弄孫以無憂及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干戈糜爛兵革不息墳土
之乾禍亂蠶起稔惡致滅其天道夫石勒僭位三十二年為并
閔所取後并於慕容氏
前燕始於慕容廆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襁負歸之拊循勞徠
收其俊髦以贊國事以裴疑唐昌陽耽為謀主逢羨游遂西方

虔封抽宋奭裴開為股肱封奕宋該皇甫文繼愷以文章不倚
任樞要宋左車胡彤翼孔纂以舊德清望為賓客制敵多權臨
下以惠務農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恢一方之業
創累世之基元帝之興庖獨能尊主倡義遣使勸進使中國之
義明於天下賢於戎狄遠矣慕容皝體貌非常沉毅自處頗懷
奇略時朝綱不振群雄角立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乃詐段
遼并宇文弼高麗摧強趙開境增戶負險自固恃勝而驕借藉
稱王不俟朝命慕容雋文武頗優加之機斷因石氏內亂乘釁
長驅勵精銳之兵掃離散之人遂走王午服張平敗段龕禽冉
閔威聲如破竹以定幽并青齊乘茲機會遂竊鴻名睨之也
恪實佐之內脩國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鄰國政有可稱
及評為政主闇臣昏斥逐親賢以資強敵聚歛瀆貨凌下及

百官失德盜賊充斥符秦長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坐為俘虜
孰至隳三世四十五載符堅滅之

後燕慕容垂美才茂功不容於世背叛君親投於符堅待以國
士淮南之役不乘虛亦少償所遇始去燕燕人如失父母及還
趨之如歸市數月間棹馬箠從容復故業寶以浮譽獲升峻文
御俗蕭牆內瀆勅敵外侵不能負荷先業開門延敵坐而待攻
無故逃遁葦年國蹙子孫親戚如仇進退失據卒殞其身盛以
孺子孤弱自投讐言人終蹈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
可謂壯矣不幸遇盜而亡熙由婦人亡身喪國垂至熙四世二
十四年為慕容雲所取旋歸於馮跋
南燕慕容德以燕室至親國危未脩其節君存遽踐其位然秉
椎安韜遠畧跨肩全齊遂竊徽號爭橫秦魏志靜荆吳崇儒納

諫政有足稱超襲基承業不恤政刑政游是好杜忠良進讒佞
兵卒解勦戚離馴至侈身喪國德至超二世十一載降於刘裕
前秦符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健襲其業狡殺姦雄遷
竊大號取關中却桓温遂為強國垂心政事優老崇儒約法寬
刑卑宮薄賦人稱來蘇符堅弒主殺兄篡承魏歷首舉王猛委
以政事自比玄德之有孔明權傾中外勦戚莫離兵強國富坐
致昇平有符融權翼薛讚鄧羗張蚝忠良諒直效智陳謨乃平
燕定蜀禽代吞涼十并八九奈何貪欲無厭忘王猛之戒長驅
寇晋拒群臣之諫自言戰勝攻取百萬之師一敗塗地身死人
手種類殄絕人道助順天理惡盈丕承亂自立尋即傾敗登集
兵厲志不能成功符秦自健至登四世四十二年為姚興所滅
後秦姚弋仲以凶羗酋帥立於二石之朝雖直勇亮保其天年

戒諸子我死汝即歸晉竭盡臣節無為不義其忠可嘉襄封罷
褒適晉不容改秦見殺長籍父兄之烈值符氏之衰鳴鼓中原
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危殺之不仁甚矣姚興剋權劫
數荷咸先業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分將陷許洛欵僭燕藩偽
蜀夷隴右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通悅然好遊畋損農業處乱
世不能救羅英傑治國訓兵乃率臣民譯經講佛以鳩摩羅什
為國師此大失德泓天資庸懦之經世之用骨肉內難寇敵外
侵晉師直下長安天道好還也姚萇篡位迄泓三世三十四年
為劉裕所滅
後蜀李特據益州歷唯期壽 凡六世本巴西氏種以流民入
蜀僭帝位國號成四十四年為桓温所滅
夏赫連勃勃本匈奴劉禰辰之子叛秦據朔方歷昌定凡三世

二十六年拓拔魏滅之

後涼三河呂光據姑臧歷纂陽凡三世十三載秦姚興滅之

西秦乞伏國仁鮮卑氏據隴右歷乾歸熾盤養末凡四世四定十六載夏赫連滅之

北燕馮跋據昌黎歷弘凡二世二十八年拓跋魏滅之

南凉秃髮烏孤據廣武歷利鹿縛檀凡三世十九載秦乞伏熾盤滅之

北凉沮渠蒙遜據張掖歷牧捷凡二世三十九載拓跋魏滅之

前凉張軌據涼州歷寔茂駿重華耀靈祚玄觀天錫凡九世七十六載秦苻堅滅之

西凉李暠據河右歷士業凡三世二十四載北凉沮渠蒙遜滅之

夷狄十有六國皆自相吞滅唯桓温劉裕滅蜀南燕後秦耳嗚呼自古夷狄更迭亂華之禍莫甚於晉雖桓温劉裕有平虜之勛然二人者功存恢拓志在篡君為晉之患以此存心卒於宴安江左不復混一中原可哀也已

臣道第二十四外藩

自有天地以來有山川人物已有夷狄與生俱生種種不絕中國氣運之盛則夷狄衰中國氣運之衰則夷狄盛黃帝之制兵教戰為蚩尤山戎獯狁三苗熏鬻設也五胡之後復有拓跋魏北齊後周混一于隋唐訖宋有遼金西夏交趾高麗皆據偏方僭竊乎土之踞以亂我中華雖有聖人不能絕其禍根為可慨耳

拓跋魏曰詰汾以前奄宅幽方世為君長赫律始有并吞中夏

之心什翼捷初為代王威震蠻荒改都立號子寔早卒庶子遂
殺捷寔子珪幼母賀氏抱奔賀蘭長徙盛樂國號魏稱帝改元
是為道武接納文士簡擇守長立大學置博士生員威略震響
營宮室正畿封端徑術平量度有王德晁宗鄧彥海董謚輩定
律曆官制朝儀規模美矣然殺人夫納其婦禍起蕭牆隕身非
命明元襲位兼資文武禮愛儒生與崔浩謀議國事大武聰明
雄斷奮勇出征北却蠕之王破赫連昌南走王仲德不好珍奇
食與二品後宮衣不兼米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然性好殺
以人為戲積尸如山禍起肘腋身不能保遺毒所鍾再行弒逆
文成繼立境內虛耗與時消息靜以鎮文獻文雄斷更清漠野
大啓南服而好釋老喜談玄虛以大位付稚子舉大阿托他人
卒死婦人之手孝之風著今聞勤於政事征伐多克寬慈女愛

從善如流文成之禮五敬至誠焚圖讖之書禮比干
之墓虛心求治責己省愆褒廉吏黜貪夫嘉史官直書無諱國
惡徃巡無擾雅好讀書天性儉約服浣濯之衣罷錦繡之工宮
人咸習機杼治行之美諸君莫及惟處人倫之道偏愛不明馮
氏既出復入滯穢腥聞太子恂廢而悔過不察致死太后既非
已生嘗鳩顯祖不忍考詰及服其喪紊亂天倫惜哉宣武弱冠
不能決斷委任小人濁亂國事孝武幼冲靈后專制穢德彰聞
殫財造寺盜賊荐增靈后既鳩明帝立乳臭之兒余朱榮舉兵
誅后弒幼主迎莊帝勤於政事覽民詢理冤獄志方銳而大姦
側目余朱兆弒之立節閔帝人稱明主刻日太平高歡起兵誅
兆立廢帝而歡專擅朝權尋逼帝遜位武帝銳志除姦棄高歡
厚宇文出奔棄位歡改立善見魏為一矣自道武至孝武十二

主八十九年分東西魏實為周齊

東魏孝靜遷都于鄴政出高歡篤崇文學何救敗亡十有七年為齊高洋所滅

西魏自孝武奔長安政歸宇文泰困窮屯蹇而恣情縱慾為不道宇文氏殺之立文帝雖稱剛斷而權柄久移至廢帝恭帝四世二十三載周宇文覺滅之


北齊高歡因魏氏喪亂余朱殘酷有匡主正國之心四十啓之邀迎君不見聽措身亡所不得已戴善見而君之志可念矣遷鄴後主祭有人而政由已出自病逐君之醜鞠躬屏氣執香步從事主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視宇文黑獺廢弑之惡彼善於此高澄初為世子以符色之故幾陷父於禦刃罪不容誅及其嗣霸不承先志肆為悖逆幽辱其主如拘寇雖未幾膳奴之

刀禍起不測高洋因內篡業大柄久移魯未替年遂遷魏鼎是為齊文宣繕甲治兵親臨行陣屢受艱危多致剋捷宇文泰至陝見軍容整肅嘆曰高歡不死不戰而却後以功業自矜肆酒縱淫通宵歌舞露身散髮胡服傳粉無道之極浮于獨夫恣行屠戮幽第地牢越歲殺之滅魏宗室無復人理幸保其終子殷嗣位孝昭廢之自立留心政術開明簿領輕徭薄賦廣求民瘼內無私恩外收人望封先代敦儒風徵賢才求忠讜國富兵強將圖進取天下假年惜行篡奪於始殺濟南王於終輕許長廣王湛以傳位立姪百年為太子而殞百年有虧孝文湛立為武成風度高爽文武官各盡其謀然狎愛庸豎委以朝權帷幙之間淫侈亡度柔陵李媿又殺其子無復人理後主姿稟中庸易於汙染昵近聲色罕接朝臣不親政事號無愁天子委任非才

賦歛煩苛徭役頻重民窮財匱兵革荐興嬖孽竊遘大業付之
幼主嫁滅亡之禍假手於周齊起高洋至幼主六世二十有八
年併于後周

後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擾亂孝武西奔挾天子而今之披草
萊立朝廷君國之立微矣卒能收威定霸以弱為強南侵江漢
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又得蘇綽之長才備壹代之文
物擯黜魏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
九命以叙官爵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唯宇文氏可觀然泰既鴆
孝武又黜廢帝不過亂臣賊子耳視賀六渾有愧焉善終幸爾
考宇文泰高歡以首戰辛勤化家為國皆戎狄英豪地醜德齊
挾主立威莫能相尚然賀六渾朴質文不逮周梅過之心差勝
宇文黑獺譎詐文不逮齊廢弒之罪實推其輕重高歡庶幾

歡臨終拳拳於君宇文重死懸懸於子宇文覺以冲齡嗣霸魯
未幾時宇文護取魏鼎而受之為周閔帝權歸於護政出多門
雖負剛強之姿終致蕭牆之禍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
覆勦除宜也機務雖收軍權尚總於護不剪禍根猶虎而翼自
隕其軀再行弒逆而魯公豈踐祚為武帝謀慮淵深以教養正
誅護親故聽覽不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性天明察布德立行
度越前人身服布袍不飾金玉錦綉嬪御十數勞謙接下克儉
克勤崇儒術罷老釋校兵訓武勇敢剛明得人死力以弱為強
入齊境傷其苗稼治以軍法不數年平齊功成撤宮室之華侈
省妃嬪之負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善處勝事而嗣子非才昧
計家社威之捶楚懲訓義方而宣帝承宗大肆凶虐殺季父如
犬豕斥喪宴樂百戲旁午遊宴沉湎旬浹不朝群臣奏事悉倚

奄人五后並立紀綱蕩然保首領終幸矣靜帝幼冲紹茲衰亂
內外挾孫曹之詐戚藩無齊伐之強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
宇文黑獺親弒孝武黜辱廢帝把權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
遂篡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俱被殺戮未及二十載楊堅處
奄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報良可畏大後周凡
五傳二十有五載併於隋古今大變莫甚於六朝中原版蕩大
羊腥羶然南朝自東晉罷生徒廢孔廟衣冠文物浸就頽敗
陳崇釋教備國從夷是變夏為夷北朝元魏如太武孝文文德
武功冠冕南北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胡服宇文制度典章儀
刑古昔是用夏變夷是六朝之世南北雖分而北朝不廢
否極而泰唐承六朝一變至道非天運循環無往不來
 太祖阿保機其先國於鮮卑踰契丹曰大賀氏八子名八部

大人歲推一人為主有邵固者唐開元中詔許襲王後梁時諸
部推太祖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僭帝號妻述律氏勇決權變預
贊兵機漢使韓延徽有智謀任為國相教以建牙開府築城立
市十載而殂子德光立是為太宗天性孝謹石敬瑭來歸太宗
親將伐唐冊立敬瑭改國號曰遼制倣中國大舉伐晉滅晉而
殂從子兀欲立為世宗荒于酒色述律后發兵攻之幽閉母后
國人不附會北漢擊周遇燕王述軋弒帝立母后是為穆宗遊
戲酗酒嚴忌少恩不理國事醉殺庖人被弒兀欲之子賢立為
景宗封政事令高勳秦王蕭守興魏王議朝事納守興女為后
帝風疾子隆緒立為聖宗大舉伐宋至澶州與真宗議和納歲
幣病劇戒其子毋背盟子宗真立為興宗與宋仁宗通好不與
兵衅十有四年而性佻恣夜與樂隊遊酒肆寺觀尤重浮屠子

弘基立為道宗而宋神宗任王安石置將河北帝疑而遣使爭地界雖疾又戒興兵孫延禧立刑賞僭濫好濬敗女真東北五國出名鷹曰海東青遼人歲求之女真甚苦遼將貪求母厭汝真酋長阿骨打起兵延禧親將大敗女真乘勝取五十四州阿骨打自稱大金皇帝明年破遼上京陷東京延熹奔雲中留燕王溥李處溫守燕溥殂溥妻立蕭幹宋與金合兵破燕傳國九

世一百七十一年而亡

金主武元名阿骨打父太師楊割仕遼以蕭解里餘衆統女真部落承楊割富庶之餘延熹荒淫之際力農積粟牧馬練兵遂蓄異謀逞其智力南攻北掠乘勢并州郡撫軍民遂稱皇帝王姓名旻破遼之後南北講和楊朴議以燕京州郡歸宋粘罕難之曰海工盟不可忘也我死汝為之自是日以酒色為娛荒于

國政六年而殂有子八人不立而立其弟太宗隆準龍顏素有謀計性暴殘忍抑服旁近制以兵威威遼後氣勢愈盛虎視中原假以平州張鼓之叛渝盟啓衅遣兵伐宋一戰而陷汴京帝后妃嬪金寶圖書子女器皿皆挈而北粘罕兀朮恃開國功桀黠難制居位拱默而已熙宗以武元嫡孫太宗鍾愛惜其淫虐晚益暴厲宗族大臣危懼不安相與結約伺間謀逆宋使宇文虛中佐其開科舉定官制惜不善終岐王亮性好讀書過目不忘延接文儒講論典禮慕江南衣冠文物遷都汴京以法馭下酷於用刑篡君殺母累年興兵自來石一敗憤悶而殂世宗哀寬仁大度歷事兩朝心厭干戈養毒南北講和三十年兵刃寢弛力口殷繁府庫充實北方稱小堯舜傳之章宗璟崇尚文儒講論經史事不自決信任大臣惜朝政浴於內待江湖

趙宸妃裁決朝夕宴遊不親國事鄭王叛於內邊鮮開於外蒙古與兵國勢危矣世宗子衛王即位蒙古兵益盛奄有山東兩河頻年盜起京城兩圍有石列執中之變豐王珣以世宗長孫既親且賢立為宣宗驅馳兵革無有寧時太白經天災異迭見遭家多難飲憤而崩子義宗繼立於擾攘之際雖能勸農薄賦尊德任賢然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徙趨蔡州計窮糧絕力乏不能支閉閣自經傳國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

古涼州李氏居之彝興爵西平王靜海軍節度使子光獻光獻子繼筠繼捧繼遷繼遷勇悍有謀叛末太宗賜姓名趙保忠使圖繼遷之繼遷降賜名保吉兄弟變詐叛服不常真宗時繼遷子德明襲封西平王仁宗時德明卒子元昊襲兇鷲情忌通漢文字常諫勿臣中國德明不允元昊後叛醜殺其母憐

稱大夏皇帝并諸羌十四州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為固膠擾西邊復稱臣冊夏主名曩霄歲賜銀絹茶絲元昊子諒祚諒祚子秉常累交兵復和而納貢哲宗時初叛而復和南渡後金兵隔絕無聞

交趾號南平王又改安南五代末國主吳昌文受南漢爵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昌文卒其將吳處坪爭立有丁部領與子璉破處坪自領交州號萬勝王宋封交趾王太宗時璉卒其下黎桓廢璉稱交州留後真宗封南平王桓卒子龍鉞嗣弟龍廷弒之自立宋封之賜名至忠至忠卒弟明安明相爭立其下李公蘊殺之自稱留後入貢封王仁宗時子德政嗣懷智高反德政請助征德政卒子日遵嗣神宗時日遵卒子乾德嗣王安石出師征之大舉寇邊郭遼討之乾德降高宗時乾德子陽煥立其

後曰祚曰龍翰曰吳曰胡皆父死子繼先有閩人陳京至國
為婿得政暨子承繼執國柄奪吳曰之國傳子威晃傳子日照
改名曰烜臣于元氏大明永樂五年其臣黎李葦篡其主自稱
大虞國主子稱皇帝命英國公滅之改為布政司
高麗居開州號開成府其王曰治稱賢主國俗尚儒稱官制倣
中國後其主曰徽享國三十八年仁怒賢明子曰宣王運賢而
明好文學內行脩飾賈入市書絮服焚香對之亦猶通好後
因附金隔絕以樂浪為東京百濟金川為西京統郡百一十八
縣三百九十洲島三千東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依山為宮山
曰神窩多茅茨少陶瓦恃鴨綠水為險固

臣道第二十五 僭偽

朝廷失治故君弱而臣強世運浸衰故下陵而上替陸梁者類
狼吞而虎噬窺瞰者效鼠竊而狗偷烏合兇徒蔓延禍亂乘六
朝之叛逆糜爛方隅假五季之吞屠分疆域于時日殺冥濛
衆星競曜偏方下土竊號僭名山川隔絕風氣不通天運循環
無往不復人事反復有開必先迨李唐假天威而平定四方至
趙宋興義舉而削平諸鎮刈羣雄於鼎立合八表為一家敦尚
夫札樂詩書誕敷夫仁義道德細常之道遂明君臣之分始正
時當有定理亦宜然○唐十五僭國○林公弘稱楚帝據江西
○夏竇建德稱王據河北○魏李密稱公據滎陽○秦薛舉據
隴西子仁景稱帝○定陽劉武周稱公據太原○梁蕭銑稱帝
據江陵○梁李軌稱帝據河西○鄭王世充稱帝據洛陽○涼

沈法興稱王據江陵○吳李子通稱帝據江淮○楚朱粲稱王
○漢劉黑闥稱王據洛州○薛高開道稱主○宋輔公祐稱王
俱為唐所滅○五代十國○前蜀王建據成都四十八州子衍
二世後唐滅之○吳揚行密據淮南二十八州子溥被弒隆演
之弟溥稱帝四世徐知誥滅之○閩王審知據福五州子璘稱
帝曦三世南唐滅之○楚馬殷據潭三州子希声希範希廣希
燕希崇六世徐知誥滅之○後蜀孟知祥據金陵三十五州蜀
子昶二世○南唐徐知誥復姓李名昇據金陵三十五州子景
奉周正朔子煜三世○南漢劉隱據廣第龔稱帝子汾被弒子
晟繼立五世○北漢劉崇漢高祖之弟隱帝亡據大原十二
州孫帝傳鈞繼元四世○南平高季興據荆南三州子從誨保
保保鼎繼冲五世俱為宋所滅○吳越錢鏐溥據抗十三州元

淮弘佐弘傑弘宗被弒弘傲五世降于宋

臣道第二十六 夷狄

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為患久矣夏時番民逆命大禹征之
大王居幽重鬻相侵遂遷于岐幽王襄王俱受戎難賴齊桓晉
文匡扶王室蒙恬李牧備守邊陲漢之謀臣俱建奇策劉敬焚
會賈誼晁錯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所見不同其
要兩科而已楮紳之流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一時權
變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由漢以下有脩文而和親者有用
武而克敵者有卑下而事之者有威武而臣蓄之者詘伸異變
強弱相反其詳可知劉敬約和親而賂匈奴異以安邊孝惠高
后遵而不違單于反加驕倨文帝與通關市妻以汗女增其賂
遺匈奴數倍約束帝赫然發憤躬御戎服偕六郡才力之士馳

射上林講習戰陣顧問馮唐簡擇將帥慨然思古名臣此和親
無益之効仲舒曰擊前事欲守舊規頗增其幣以快其意盟天
堅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武帝雖征伐克捷士馬物故相當匈
奴人民來降單于亦留汗使相輟禁騖若此安肯以愛子質乎
此不合當時之言也夫邊陲不選智略之臣備障燧之備厲攻
守之具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之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
以奉寇讐信其言守空約而幾於危之不覩不已過乎宣帝承
孝武奮擊之威值匈奴衰弱之運威德遠播單于臣服邊境無
虞牛馬布野三世無警戍卒偃戈王莽篡漢邊隙始開晉室中
衰五胡雲擾腥膻之氣穢汙中原者二百餘年壞亂極矣物極
必反太宗大震天威滅突厥高顯利刃諸胡入中國使殊俗醜
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尚欲冠帶四夷誇視天下而不知

亂華甚矣中國幾何不胥為夷虜玄宗兆祿山之禍幾殺唐祚
迨及僖昭之世朱邪沙陀之種秉政典兵篡奪相承一百餘年
宋德隆盛衣冠復古徽宗不謀國事淫佚驕奢寵任姦邪擯斥
忠良以招虜禍兩宮俘虜九廟丘墟荼毒生靈不勝哀悼古先
聖王以禽獸待夷狄外而不內疎而不親來則懲而御之去則
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而不絕者此制夷
狄之常道也

臣道第二十七 外戚

古之人君聰明睿智者必知夫人必審夫事事當夫理人當夫
才大何不可以倒持朝綱不可以少紊戒履霜堅冰之漸謹積
薪厝火之虞則政事必脩禍亂不作外戚者王室之至親或女
為帝后或身為公主輔車相依順指氣使分則君臣詎猶骨肉

職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以共理天下內
則維持國家外則屏翰藩垣如齊桓夾輔周室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衛青領三十六將軍攘除匈奴寧謐邊境竇武輔相幼君
力扶衰運進用忠良繼之以死馬援遇知光武剪除賊莽佐運
中與房玄齡肇興唐室魏徵匡扶皇綱長孫無忌隆建下基憂
勤王室恭承顧命極諫忘身郭子儀廓清中原刻平叛虜保身
明哲繫國安危曹彬開國建邦分茅胙土丹書鐵券垂裕後昆
夫何季世主暗臣姦朝綱失取權歸外戚禍起蕭牆申侯挾怨
以召犬戎祿產恃恩幾危劉氏上官桀心懷異志潛起逆謀新
莽世竊朝權竟移漢祚梁冀實憲驕奢過度宗族誅夷三思國
忠凶惡不悛子孫殄絕皆天心之厭禍抑人謀之弗藏肆欲無
厭操心不軌夫君臣之大體虧骨肉之深恩嗟夫朝廷政權不

可一日失也朝廷失之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必在奄人不在奄
人必在藩鎮在朝廷則治在外戚則亂魏文帝云舅后之家但
當養之以恩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不得不售漢文不防閑
溥昭及其有罪而誅之與其有罪而誅曷若節寵爲尚君臣之
道兩盡之矣觀祿山之禍根於貴妃董卓之禍肇夫梁冀是藩
鎮之權盛也外戚也奄人也藩鎮也禍相根株也故曰政權不
在朝廷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奄人不在奄人則在藩鎮豈
徒然歟

臣道第二十八中興

君德不脩馴致滅亡之禍將才孔武克成恢復之功雖人心之
厭亂而天道之好遷若非積德累仁安得興王致治周厲王無
道兆亂淮夷藉方召申甫美武有爲湯平江漢哀平祚短賊莽

專權竊移漢鼎藉白水真人之靈擊雲臺諸將之雲興焚刈群
雄恢復疆宇唐玄宗不謹包乘之計致祿山得逞跋扈之心流
陽擊鼓之東侵兩京車駕之西幸賴郭李之舉義裨安史之就
誅朱徽宗不謀經國致金虜直犯兩京二龍北狩而不還一馬
渡江而孤注荷李緄宗澤勤王倡勇張韓劉岳竭力摠忠烏乎
興亡治亂事勢無常治極必亂亂極思治理勢然也雖閔夫天
運亦係於人謀宣王由先世積德累仁光武亦由文景之仁厚
恭儉肅宗本夫太宗之厚澤深仁高宗根於太祖真仁之盛德
大業垂裕後昆變禍為福積善餘慶理信有徵人謀弗臧天心
不應天人之際可不審哉

臣道第二十九女禍

腹心之疾非瞑眩之藥弗瘳蕭牆之禍非神武之兵弗克機會

不可以少失禍根不可以久留天定固勝夫人人衆亦能勝天
漢呂氏之禍王陵諤之而切諫平勃唯唯而勉從唐武氏之禍
長孫遂良仁傑痛切而力匡李勣何諛而曲徇呂氏本王后之
尊國母之貴嘗獻陰謀以定天下招四皓以保儲君不幸惠帝
無年后專朝政背高帝白馬盟約東欲王諸呂當時面折廷爭
僅王陵一人波流風靡阿附者平勃俱不免也使呂后背約之
初陵既不可平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后將悚然若高帝
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退縮不敢未可知平勃唯然後之安
其邪志遂其凶謀禍關禍蒙遺毒厥後其罪大矣自此權歸呂
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使鄴寄不可劫呂祿不可紿紀通
之符節不可矯北軍弗納而呂顯之謀行漢其殆矣論平勃安
劉之功僅可贖向時王諸呂之罪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夫

呂后弄虐威姬鳩死如意驍璫幼君幽廢少主擅王呂氏誅鉞
刈宗若位僭竊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不可言焉唐武后爲唐
妻婦廢子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脩告訐之法爲羅織
之刑懷恩止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相繼引用澤吻磨牙噬紳纓
若拘豚然朝廷之士駢首就捕雖狄仁傑魏元忠之賢亦幾不
免於是改號曠易服色立宗廟革唐爲周屠害忠良毒痛四海
五王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輩提衛兵誅二張中
宗復辟武后昇殿而杜縷歸唐述高宗親受太宗遺旨命長孫
無忌褚遂良李世勣輔托一旦欲策武氏無忌遂良皆諫疑問
世勣世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使無忌遂
良不可世勣又不可事畢當已世勣醜成奇禍罪不容誅後
來興復之功狄仁傑實倡之張柬之等遂成之仁傑先武氏歿

雖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居東宮唐之正朔已復其魄兆可見
矣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號溢二十年不至敗者無他以
姚元崇狄仁傑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任賢之術可取
耳然武后以太宗才人十四入宮侍左右十有三年太宗崩年
二十六已入寺髡髮爲尼復乘間蠱惑嗣帝進位昭儀月餘水
入寢殿亂證已萌得志之時恣行殘忍斃已生之女以傾陷主
母殺已生之子以僭干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子后殺已生
如獵狐兔略無斬色是而可忍則骨碎二姬幽廢嗣君誅鉞宗
屬勦害大臣夫何難者迹其凶虐神人共憤而實天地
非常之妖孽中宗不復三思不共戴天之讎而忘五王回天安
國之德縱焰妻之煽黨信妖女之撓權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
武氏再得志矣包羞姑息養成禍胎非相王父子之廓清慘於

新室賊莽之禍玄宗親平內難不謹包桑覆轍之戒三子無罪
一日殺之十年子婦一朝奪之父子夫婦之倫壞矣嬖妖環飲
鳩以爲甘寵育胡養虎以爲患癰疽結於心腹豺狼遁於藩籬
一旦兵起邊隅腥羶汙于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遷生民
塗炭倘無郭李唐祚危乎殆哉此治國之道必以正綱常爲本
家不齊而國治天下平者鮮矣

史鑑卷之十八

史鑑卷之十九

臣道第三十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
之爲害深也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聽信於小人以壅蔽也
爲人君者知創業之艱難故其防患也深慮事也遠立法也密
見事也明後世人君雖有出群之才必當簡擇賢臣共理正事
奄宦之流豈可假以威權哉蓋近而易爲姦也其僥利辨給足
以蔽人主之聰明其險詐欺誣足以竊人主之權柄其沆弊至
於脅置天子變亂成章根據朝廷謀陷善類其禍可勝言哉夫
奄宦之職隸於天官冢宰備宮禁掃除之役掌門閤啓閉之期
烏可與聞國政哉然中人之才亦有善者如巷伯之嫉惡寺人
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貴呂強之直諫李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

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業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皆可稱矣然
百無一二元惡大憝無逾趙高或聽始皇愚弄二世疎斥元勳
倚法為姦指鹿為馬以遂逆謀石頭弘恭諂事元帝誣陷師臣
父典樞要巧惠深賊單超徐璜貝瑗左瑄唐衡挾誅梁冀竊取
侯封王甫曹節操持大柄誅戮名臣妄興黨禍難逃天誅假手
袁紹連及張讓段珪趙忠輩二千餘人喋血關門疆土禁陌理
勢宜然六朝雖亂奄寺無聞太宗深監前非言無過四品文
宗隳廢舊章高力士知內侍省王毛仲侍中奢肅宗寵李輔
國內典兵政劫遷工皇諸廢太子代宗變魚朝恩程元振竊弄
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俾來填朝遇讒
賜死吐蕃入寇匿不以聞李光弼憂憤殞身郭子儀擯廢不保
丘隴僕固懷恩銜冤復叛德宗始欲攬推中生猜忌忘李晟運

城之功統其兵柄付之實文坊霍仙鳴大阿倒持矣憲宗末年
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逆謀敬宗狎昵群小劉
克明蘇佐明構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宦官所立勢益驕橫
王守澄而令致揚復恭仇士良劉季述韓全暉為之魁首自稱
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深根固蒂疾成膏肓不可拔藥文宗
憤欲除之以宋中錫之賢猶無所為反受其毒况李訓鄭注反
覆小人欲以一朝誦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黨遂至喋血禁塗
積尸省戶公卿大夫連頸就誅閭閻屠戮天子陽瘖縱飲吞声
自濟獻赧不小悲夫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搔首自謂畏
之况懿昭之驕侈苟聲色迷獵是好政事一以付之賊汙宮庭
兩幸梁益皆令致所為昭宗始欲雪恥而加任非人所行非道
張濬覆軍克用跋扈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

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屏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召朱全忠以征討連兵圍城再經寒暑御膳不足王侯飢寒然後全忠就誅乘輿東出剪滅其部唐鼎遂遷趙宋之初任用賢臣才兼文武徽宗又處宴安聖祖嬖倖童貫蔡師成內專國政外掌兵權位冠朝臣勳封王爵覆軍敗將張國亡家不勝哀悼嗚呼表紹行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繼其後而朱泚篡唐雖一時據忿而國隨以亡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矣

臣道第三十一黨禍

君子小人猶陰陽晝夜勢不兩立君子爲國家之元氣小人爲國家之蠹蟲元氣調則四序和平蠹蟲生則萬物凋耗君子立則國家致隆平之治小人在位則國家兆禍亂之基有國家

者所當深辨黨人之禍實基小人光武中興首敷經術實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明帝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論道以成三代之風和帝以後貴戚擅權嬖倖用事是非顛倒然猶不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陳蕃李固楊秉杜喬諸公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常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諸子鳩衆論以揅其敗矯繫成風放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云夫牧豎皆得以叫呼之是故政治雖蜀而風俗不衰惜乎黨錮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踣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而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迴其瀾噓枯吹生揚清激濁御李膺候林宗待范滂願登龍門同仙舟就下座與月旦評三君八俊之名八顧八及八厨之號私相品題自立禍的而挾彈操弓者已睥睨於左右矣卒之禍連朋友殃

及無辜諸君子其自取夫若夫黃叔度之氣象溫厚圭角渾然
卓卓乎鴻鵠在燕雀之群郭有道陳太丘之識量洪遠處心平
正善矣哉唐憲宗寵任皇甫鐸程异裴度耻與小人同列求退
上以度爲朋黨度曰君子小人志趣若同勢必相合君子爲徒
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同黨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儒並用事
邪正不侔遂成朋黨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裕曰
致理之要在辨羣臣之邪正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
爲邪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所用
皆朋黨之人由執心不定故姦邪乘間而入敬宗遊戲無度狎
暱群小八閩十二子交相附麗酒酣燭滅遂成逆謀小人之朋
可畏也宋初五星聚奎篤生賢哲或調燮元氣以匡扶國家或
得授道統以維持綱常若韓琦富弼杜衍范仲淹文彥博歐陽

猶司馬光呂公著諸公位登台鼎論道經邦共成慶曆元祐之
治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邵雍朱熹
身任儒

宗傳道授業繼往聖開來學共致雍熙夫何天津帝鵠氣兆邗
庚王安石以曲學偏見得時得君收攬利權變亂國法矯詐慢
上陰賊害物而章惇邢恕蔡京蔡卞之徒黨附姦軌謗害忠良
興起黨獄高宗南遷秦檜韓侂胄用事專權黷貪誤國欺君排
擊善良構僞學黨禁孝宗知尊崇儒雅引進善類南使至北必
問朱先生安否夫桓靈以幼冲之年政在外戚宦官不由已出
而哲徽聰明之主乃惑志姦邪陷害良善何其謬哉亡國之禍
自己求之何辜於人東漢之亡猶幸以名節之遺風漸於人人
亂臣賊子盤桓希冀而不敢發者畏名義也宋雖南遷不幸道
學之遺教化及夷狄少延國祚百五十年善人君子有益國家

如此吁君子何負於國家而罹黨禍小人何嫌於君子而構黨
名黨禍之興小人之幸小人之進君子之憂而不知黨禍者乃
國家之禍基君子者為小人之仇敵國家之治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國家之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之進也難而退則易
小人之進也易而退則難於是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實關夫國
家之治亂也元氣蠹蟲之喻可不深省之哉

子道第一

萬物本夫天人本乎祖民猶同胞同此屈伸之一氣况喘息乎
吸之氣根于親者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父之於子於乳
哺鞠育癢痲疾痛舉切吾身心誠求之惟恐其不成人稍長於
之禮讓詩書惟恐其不成才而人子之事親知冬溫夏凊皆定
衣省之為奉承之孝其旨盡養衣服盡娛之為口體之孝必善

雖其志而不敢陳善述其事而不敢廢德忿室欲恐貽親辱臨
深履薄恐貽親慮事生逆死各盡其情居處莊而事君忠壯官
敬而交交信此孝子之道也孝道罕有紀極耶在夫誠敬而已
老萊子七十之年雙親具慶著五色婦嬾之服為則克戲以悅
親心

閱損孝養繼母人不問於父母兄弟之言

仲由少貧為親負米百里及貴曰欲為親負米不可得也
曾參養親不奉口體專養其志

蔡順分棹以養其親取重於賊遺以食米牛蹄毋喪失火順伏
棺而哭火飛西家

毛義家貧不仕孝養於親及奉檄喜動顏色

黃香事父至孝暑則扇枕冬則溫席



P 6-13

茅容客至殺鷄待母以草蔬奉客取重於郭林宗

陸績少懷橘以奉母取重於袁術

韓伯俞痛母老無力受杖而泣

丁蘭刻木以祀母妻以針刺母而出之

趙密夜劫恐驚母以物追與之盜却不納

蔡邕母病三年衣不解帶母喪廬墓有馴兔連理木之祥

三祥事繼母至孝欲生魚祥解衣剖水水解魚躍又有黃雀入

幕作爨

姜詩母好生魚江水妻取水不及被出庭忽躡泉日躍雙鯉

盜宗母病冬思筍宗泣林而筍抽

宋瓊母病冬月思瓜求之果得

解叔謹母病欲丁公藤為藥一丸遺之并投黃酒法

貧而母老手常分母食巨埋其兒三尺得黃金一釜云天

賜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董家貧養父傭工父死就主人賣身錢一萬營葬道遇一婦

求配詣王家織纈三百匹傭詎婦辭曰我織女也天助君償債

張禮母老歲荒遇盜欲殺之禮乞具母膳就死弟爭代死盜舍

之進以益米

梁壽光父疾求紫石英國中產怪物醫云即紫石莖也

張士嚴父疾須鯉魚冬月有獺銜魚至父喪廬墓虎狼馴伏

王脩杜日母亡遇杜哀號里為輟杜

吳儂之妻喪衰毀康伯隣居康母聞而輟食

王哀父死非命廬墓攀柏悲號淚著樹樹為之枯

劉潛字平陰，報母暴終，潛歸抱母，一慟而絕。妻亦哀死。
劉孝，忠母疾，割股，父目失明，孝忠誠之，七日復明。視
朱壽昌，七歲失母，刺血寫經五十年，求之，復得。母喪泣，幾喪明。
類文，姜姑思泉，水地多，有齒，婦每旦度山五里，汲泉，一夕空前，
湧泉而出。
顏烏喪父，當力役咸陽，躬負畚鍤，有鳥千數，銜土助葬，口皆流血。
霍去病得父於平陽，戰與俱歸。
陳思道廬墓，致虎豹白兔之馴。
龐儉少失父，浚井得錢十萬貫，賣老蒼頭，詢之，乃其父也。
查道復母疾，思魚冰凍中，得魚以奉親。
史記卷之十九

史記卷之十九

第道第二

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又曰：孝友于兄弟，故堯舜之治不出
孝弟義之實。亦曰：從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良知良能
也。所思者天顯而恭敬之念，生徐行後長而遜順之義，起達之
于和樂且耽，極之于死生孔懷，春令之首尾相顧，鴻鴈之行序
不乖禽獸，猶然况於人乎。

周太伯仲雍，大王之二子。知太王欲立幼子季歷，逃之荊蠻。孔
子曰：太伯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父命立齊，夷逃去，齊亦逃。國人立其中
子君。子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求仁得仁，古賢
人也。

國宋王成器以功讓其弟平王曰國家安則先

先有功玄宗立置花鄂相輝之樓兄弟同歡

姜肱兄弟孝友常共卧起

孔融匿張儉兄弟爭抵罪

張公藝九世同居唯能含忍

楊播昆季如父子百口總服

田真兄弟三人同居紫荆茂盛

茂如初

趙孝弟禮賊欲食之兄弟爭死

李如李第知德孝友雍穆

崔

國家危則

王覽母朱氏遇先祥不慈覽代其責

文本弟文昭多交輕薄太宗欲罪之

此弟臣無母也帝怒之

司馬光事兄伯康如嚴父

范純仁事兄如父

徐承珪兄弟三百口同居四十年

樊景温兄弟異居樗樹五枝相合

榮恕明兄弟各居榆樹兩木相合

友道第三

朋友五倫之一自天子至於庶人

擇交必勝已遠來而可樂

平公之於亥唐亦云至矣用上敬下未若堯之文舜一鄉之善天下之善亦尊矣未若誦詩讀書尚友夫古人此伐木之詩渠渠而相樂麗澤之易而汲汲於講習事親非友不足以盡孝事君非友不足以盡忠之子之好雜佩以報非友不足以成夫婦遠且有踐兄弟無遠非友不足以成兄弟吾友從事以期於輔仁彎弓射羿落窞下石者友道之變也

管仲與鮑叔牙二人交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管寧與華歆避難三十年坐卧同席
雷義與陳重情于兄弟時人語曰自謂膠漆堅不如陳與雷
程嬰公孫杵臼同存趙氏遺孤二人先後同死
吳季札知徐君欲其寶劍死挂其墓樹
王吉貢禹為莫逆交出處必偕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蕭育與陳咸朱博為友時語曰蕭朱結綬出處同也
范巨卿張元伯交善約後二年相見及期元伯殺雞相候母曰二年之別千里之遠何信之審邪元伯曰巨卿信士至期果至元伯死輜車不發母曰得非待巨卿乎果至輜車遂行
寇恂賈復初交惡光武解之為刎頸交
張詠與寇準定為布衣交及準大拜勉使進學
柳宗死劉夢得同貶宗元得柳夢得得播宗元曰夢得有老母播州非人所居請以柳易播

后道第四

有天則有地有帝則有后地者所以配天而生萬物后者所以配帝而子兆民天道主動地道主靜天地之道得其常則三光平而風雨時失其常則有水旱之災帝后之道得其常則三綱

明而教化行失其常則有干戈之擾故先聖王必自脩身齊家而後治國平天下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此古今之通義

黃帝之母有熊氏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生帝為立極之聖人

有虞二妃嬪于帝舜相成至治

夏后塗山氏篤生聖子垂裕後昆

契母簡狄吞玄卵而發禎祥

棄母姜嫄履巨人迹而毓賢哲

湯妃有娀

大王妃大姜王季妃大姪文王妃大妃徽柔懿女同續徽音

贊聖躬儀刑百辟

周宣納姜后之諫而脩省

光武藉陰后之相而治平

明德焉后德冠後宮

和熹鄧后才成盛治

文德長孫后仁孝儉素獻替裨益女則之編垂範百世

宣高后稱女中堯舜

肅謝后慎重威儀是皆君王后之賢雖幼主臨朝而國治民

化咸垂拱夫何睿君在位溺志荒淫夏桀寵妹喜殫民財而

紂嬖妲己任刑炮烙而滅商幽王幸褒姒而滅周漢高祖妻

呂氏幾危漢祚陵夷至王后秉政貽新莽之竊璽明皇納貴妃

武祿兒之凶高宗滅絕天倫武氏備先帝之嬪嬙濫入中宮變

政祿兒之凶高宗滅絕天倫武氏備先帝之嬪嬙濫入中宮變

言子孫殆盡中宗親蹈覆轍常庶人成篡逆之謀是皆家之不齊而國政之亂也後之為人君者深戒之哉

母道第五

子曰父兮生我母兮育我撫我鞠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母之配乎地豈不厚哉孟郊詩去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輝其旨矣春秋之世王孫賈之母教子以忠君孟軻之母教子以遠晉叔向范獻子魯公父文伯齊田稷楚孫叔敖之母俱善盡之訓漢王陵母成其子安劉之功范滂之母贊其子之明之德孔融陶侃傅伯疑陳嬰嚴延年虞潭鄭善果皆言齡諸子之母俱有賢明之德非聖善令人者歟

婦道第六

婦人倫之大經天之道曰陰陽人之道曰夫婦文詩人首序

關雎易首咸恒書稱嬪于虞春秋書媼于仲子非治國之基于齊家者乎婦人謂嫁曰歸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為母者必教子以義方為婦者事夫必宜其家室端本澄源不出乎移風易俗不越乎閨門德教之敷造端乎夫婦其至則察乎天地齊家者可以教國人刑于寡妻以助于家牝雞晨鳴而家政以亂夫妻反目而車輿脫輻此夫夫婦婦家道以正而天下所由定也自世降俗薄人倫攸斁淫蕩成風凱風七子不能順其母之心桑中濮上之音彤管仲荇之言不忍聞也而柏舟之諫閔乎無聞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祀柏姬之貞夏姬莊妻之亂以著明其惡劉向列女則旌表內行之懿以示勸後人其意美矣

善諫於夫者若齊宣王妃姜后無鹽女鍾離春閔王后東郭采

桑女宿瘤漢馮昭儀班婕妤好齊威王虞姬消之齊相卽墨孤
女齊相晏子僕御妻晉繁人弓工妻大夫伯宣妻魯公乘子皮
姊乘奴楚莊夫人楚姬趙將趙奢妻魏大夫如耳母曲沃負陶
大夫荅子妻漢安平侯楊敞妻漢章帝夫人梁氏十七人或匡
其國之危或勸其夫以正道忠言逆耳若諫傾心婦人通文
若曹世叔妻大家著女誡七篇成其父班固漢書八表鑒興亡
成孝敬以師表官閭

婦人義順若齊義繼母魯義姑姊舍子存姪衛靈夫人及二傳
妾魏芒邠妻孟陽氏宋鮑蘇妻女宗晉趙衰妻趙姬程文矩妻
李穰妻九人或以經訓或表今儀族姻聯之為師範子姓敬之
為女宗

婦人之善訓若衛定公夫人齊靈公夫人宋仲子魯九子母師

公父穆伯妻莒女戚文仲母唐李侃妻楊氏宋陳省華妻馮氏
七人母儀篤厚婦德仁慈敷內訓以爲儀規言同夫樂而
婦人之貞節若衛宣夫人在姜宋恭夫人魯姬楚莊夫人貞姜
楚昭越姬息君夫人代王夫人趙襄子嬪楚妃上官氏楚白公
妻貞姬齊妃梁妻宋女蔡人妻京師節女樂羊子妻蓋將立子
妻吳許升之妻呂營梁寡婦高行漢皇甫規妻劉長卿妻桓婆
晉梁綽妻辛氏陰瑜妻荀氏隋裴倫妻柳氏元魏溥妻房貞女
兒氏唐李武德妻裴叔高獻妻秦氏隋趙元措妻崔氏唐樊孝
琮妻魏氏奉天竇氏二女賈瓊妻韓希孟宋謝枋得妻李氏具
州趙氏張弼妻徐氏臨海王氏劉當可母王氏婦杜氏並湖詹
氏梁婦王氏鄭令妻李智貞李景文妻徐彩鸞元闕文興妻王
氏李如忠妻馮淑安趙彬妻朱氏李五妻張氏俞士玄妻王氏

國韓劉貞兒妻竇氏張敏道妻趙氏任士中妻余氏賈惠妻朱氏李忠妻王氏步善慶妻陳氏李茂妻高氏許願妻陳氏妾牛氏高氏五節婦深州傅婦岳氏徐德妻陳氏徐允讓妻潘氏五十九人心堅一節志不二天或沉魄於江流或殞身於鋒刃絲絃之斷誓不再續寶鏡之破決不重圓可轉而心不可轉山可移而節不可移名著於史編行敦夫薄俗婦人之貞烈號州司戶王凝妻奮斷其臂求新潭婦趙氏被殺血汗八磚而不磨濱州卒劉平妻胡氏殺虎報夫仇貞志英魄激烈慷慨勝丈夫兒垂芳千古婦之孝烈若漢龐涓母趙娥羅江張氏元俞士淵妻童氏六人寸心不虧女節萬死以復父讎女之純孝齊人楊槐女清漢淳于意女緹縈捐一身之生死救

父之危亡誠動至尊行敦薄俗

婦之純孝漢陳孝婦隋鍾婦覃氏唐樊會仁母敬像子宋陳安節妻王氏元德女趙氏韓大初妻劉氏俞新妻閻氏李大妻甄氏徐允讓妻潘氏券鞫舉案以供井旨歛衽升堂以問煥寒倍奉鮭珍歡娛鶴髮

婦之貞淑齊孝公夫人華孟姬召南申女柳下惠妻晉惠太子妃懷羸黎莊夫人衛姬魯黔婁妻趙簡子夫人女娟梁鴻妻孟光王霸妻鮑宣妻桓少君房愛親妻崔氏十一人閨門雍肅中饋諧和視夫反目而輿脫輻厲階而批司晨者大有徑庭矣

外道第七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孔孟之世無佛老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氏為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佛老之徒棄
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非異端乎漢明帝聞西域
有神其名曰佛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開億
萬世異端之禍其書大抵以虛無寂滅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
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果報故功貴所
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弘闊勝大之言以勸誘異俗精於其術
者彌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至於梁武帝在位
日又前後三度舍身為寺家奴長齋素食宮廟以麩為犧牲
身儉素而傾貲營造浮屠堂堂袞冕至加夷狄之祭宗廟去牲
至於不復血食為叛臣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祚隨滅後秦逃
與不思經國子民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譯經禮佛宋齊陳元魏
皆然享國不永唐憲宗遣使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

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舍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
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特然而出上表言佛者夷狄之一法
耳自黃帝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時未有佛漢明帝時
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乞以此骨將諸水火永絕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以
為出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唐
懿宗亦惑桑門迎佛骨孟子而後闢異端者一人爾

老氏之教亦以虛無清淨為宗昔宋太宗召華山隱博使宋琪
問脩養之道博曰煉養之術非所知也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
天子通達古今真人聖之主君臣合德以治天下斯其時也勤
惰而精練無以加此博雖老子之徒其言可謂達理而世人弱
志二教秦始皇至暴悍也富貴至極無所厭為貪求長生乃東

遊海上方士徐市請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仙不死藥藥不得而始皇暴死沙丘秘不發喪載輻涼車以鮑魚亂臭漢武帝聽明過人不脩禮樂詩書踵秦皇之弊志尚神仙方士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言祠竈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帝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之屬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拜為文成將軍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遂殺文成方士樂大又至拜為五刑將軍生誅帝末年東巡海上祠八神或云見大人迹或云見仙人迹或云見以爲仙人宿留海上方士言蓬萊諸神可祠也方士言東方朔勸還宮田千秋亦諫方士無顯功請罷斥之上乃悟曰向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好神仙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唐玄宗封老子爲玄元皇帝冒之爲祖憲宗晚節好神仙

方士柳泌合長生藥服之多躁而暴崩穆宗杖殺柳泌武宗溺信清虛受法錄築望仙觀立崇文館以道士劉玄靖爲學士宋真宗耻契丹凜淵之盟心常快快王欽若謬請封禪以誇夷狄謂封禪當得天書之瑞如河圖洛書聖人以神道設教又請賄王旦上語旦曰欽若言去冬見神人言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今承天門南角有帛緘如書蓋天所降也旦等稱賀孫奭獨以爲非改元大中祥符自是天書屢降迎至宮觀安奉登泰山封禪作玉清昭應宮二千六百一十區上又夢趙之始祖乃軒轅黃帝作景靈宮以奉聖祖諸州置天慶觀孫奭石普請罷天下醮設省錢七十萬張詠言竭民財造宮乞斬丁謂徽宗在位日又習驕奢好仙術賜方士王老志洞微先生王仔昔通妙先生林靈素通真達靈先生林素言天有九霄神霄最高其治曰

府神霄玉清王者七帝之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
左元仙伯者蔡京是也文華吏者王黼是也園苑寶華盛章王
革是也鄭居童貫皆有其名而已即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以
劉貴妃為九華玉真安妃立道學大學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
士二員作上清寶錄宮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加靈素通真達
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妄言火龍神劍夜降內宮
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靈篆賜靈素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與
諸王爭道其徒美衣玉食者二萬人作道史置道官道職有諸
殿侍晨校籍授經以擬待制脩撰直閣更佛號為大覺金仙僧
為德士寺院為宮觀追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
虛觀妙通真君配享玄元皇帝宣和二年罷道學黜林靈素靈
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忘允誠軋已安設之矣

肆橫恣道遇太子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故里尋安置楚州
而卒遂復佛寺僧尼而國事非矣兩宮俘虜九廟丘墟委骨胡
沙沉魂絕漠視神霄玉清為冥漠之鄉道君皇帝反為昏德之
稱於是異端邪說判然而明聖賢大道脩齊治平之效千萬年
不可以廢嗚呼秦皇漢武漢明梁武唐憲宋真徽皆聰明豁達
英偉之君非如秦二世晉惠帝之昏庸愚昧而惑於異端之說
矧中人以下之質鮮不為其愚弄瞽惑耶故列之史鉞之終上
自人君下至公卿大夫士庶人皆可以為鑒

弘治拾伍年歲次壬戌孟春月廿日

欽差分守遼陽等處地方副總兵錦衣衛都指揮劉祥重刊



